V
F260
H86

3

其謬悠者哉。余以此書弱冠少作。久塵笥中。甲戌上公車。臥子陳君。一見謬加青黃。戊寅之夏。仲馭錢君。復爲慫慂。輒以授梓。用備采芻。

定本

進賢熊人霖伯甘著

敘傳

圜則九重。渾行無窮。爰有大氣。舉地其中。大閎萬物。儷天代終。離水火氣。澤庫山崇。根着浮流。億野攸同。鴻荒乃撞。維禹之功。緯形禹貢。俗著國風。嗟若海外。縣隔不通。山經放云。訓方靡容。天子明聖。化暨無窮。重譯慕義。自西徂東。獻其

琉球

琉球者。通典稱爲流求。居大島中。當建安郡東。浮海更彭湖最徑。七日可達。土多山。洞出黃金硫磺。馬宜桑麻。無賦斂。人佚樂。見載志者。其王姓歡斯。名渴剌兜不知其繇來。有國代數。漢晉以前。俱不通中國。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殊俗。始至其境。言語侏離。雕結。蠻夷服不能譯。掠一人以返。得金荆稻數十斤。金色而

圖經。象攡理瑩。具論于篇。以備採風。述地緯

形方總論第一
大瞻納總志第二
韃而靼志第三
北達志第四
朝鮮志第五
西蠻志第六
三衛志第七

哈密志第八
赤斤蒙古衛志第九
罕東衛安定衛曲先衛第十
火州志第十一
亦力把力志第十二
于闐志第十三
撒馬兒罕哈烈志第十四
西番志第十五

回回志第十六
天方志第十七
默德那志第十八
印弟亞志第十九
莫臥爾志第二十
百爾西亞志第二十一
度爾格志第二十二
如德亞志第二十三

占城志第二十四
暹羅志第二十五
安南志第二十六
則意蘭志第二十七
瓜哇志第二十八
滿剌加志第二十九
三佛齊志第三十
浡泥志第三十一

蘇門答剌志第三十二
蘇祿志第三十三
真臘志第三十四
佛郎機志第三十五
西洋古里國志第三十六
榜葛剌志第三十七
呂宋志第三十八
馬路古志第三十九

倭奴志第四十
琉球志第四十一
東番志第四十二
地中海諸島第四十三
荒服諸小國第四十四
歐邏巴總志第四十五
以西把尼亞志第四十六
拂郎察志第四十七

定本

意大里亞志第四十八
亞勒瑪尼亞志第四十九
發蘭得斯志第五十
波羅泥亞志第五十一
翁加里亞志第五十二
大泥亞諸國志第五十三
厄勒祭亞志第五十四
莫斯哥未亞志第五十五

紅毛番志第五十六
地中海諸島志第五十七
西北海諸島志第五十八
利未亞總志第五十九
阨入多志第六十
馬邏可弗洲亞非利加奴米第亞志第六十一
亞毗心域馬拿莫大巴者志第六十二
西爾得工鄂志第六十三

井巴志第六十四
福島志第六十五
聖多默島意勒納島聖老楞佐島志第六十六
亞墨利加總志第六十七
孛露志第六十八
伯西爾志第六十九
智加志第七十
金加西蠟志第七十一

墨是可志第七十二
花地新拂卽察拔華老農地志第七十三
旣未蠟新亞比俺加里伏爾泥亞志第七十四
西北諸蠻方志第七十五
亞墨利加諸島志第七十六
墨瓦蠟尼加總志第七十七
海名志第七十八
海族志第七十九

海產志第八十

海形志第八十一

海舶志第八十二

地圖第八十三

緯繫第八十四

凡爲志八十一篇以象陽數論一篇應天圖一卷應地繫一卷應人以象三才

地緯

凡例

○、 句讀

| 人名

▯ 國名 地名

•••• 亦國名 地名

\ ◗ 物名

L 章節

天啓甲子歲

著于竹里

形方總論

地勢圓。正象天。天度三百有六十。地度三百有六十。而世傳天圓地方。則是四隅將懸水而縋行也。葢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天有南北極爲運樞。兩極相距之中界。爲赤道。是分南北。其黃道斜與赤道交。南北俱出二十三度半。日躔黃道。日行一度。自西而東。第九重行健之天振之。則自東而西。一日一週天矣。日輪正交赤

道際。爲春秋二分規。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者。冬至規。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者。夏至規。黃道樞。離赤道樞二十三度半。地在天中。勢與天通。如赤道下若南北二樞下。各二十三度半。二極二至規外。四十三度也。是分五界。其赤道下二至規內一帶者。日輪常行頂上。故爲熱界。自夏至規以北。至北極規。冬至規以南。至南極規之二界者。日輪不甚遠。不甚近。爲溫界。北極規與南極規內之二界者。日輪止照歲之半。爲冷界。赤道之下。終歲晝宿均平。自赤道以北。夏至晝漸長。是故有十二時之晝。有一月之晝。有三月之晝。至北極之下。有半年之晝矣。赤道南如之。稽之以南北距度。其在東西同界之地。凡南北極出入相等者。晝宿寒暑。節候俱同。其時則有先後。或差一百八十度。則此地之子。彼地之午。九十度。則此地之卯矣。人居赤道之

下者。平望南北二極。離南之北。每二百五十里。則北極出地一度。南極入地一度。行二萬二千五百里。見北極當冠。出地九十度。而南極入地九十度。當履矣。之南如之。此南北爲經之度也。至若東西爲緯之度。則天渾行無定。不可據七政量之。隨方可爲初度。而天文家。又立算術。營之。以第九重行健之天一周。則日晝宿行三百六十度。每時得三十度。若兩處相差一時。則知東西離三十度矣。以觀月食驗之。或以里數考之。若從西洋最西處爲初度。即以過福島子午規爲始。彷天度自西而東十度一規。以分東西之度。故形方者。必先定東西南北之規。叅之本地。離赤道之南北幾何。離福島之東西幾何。乃置本地方隅。若欲知中國京師何隅。法以日影在其離赤道以北四十度。離福島以東一百四十三度。即于兩經緯線之交得京師矣。畫地者當以圖

木爲毬畫之、如畫于平面者、或直剖之爲一圖、或橫截之爲兩圖、直者長如剖橘而未殊、南北極居上下、赤道居中央、圓者如盤、南北極爲心、赤道界之圖中南北規與規相等、皆以二百五十里爲一度、赤道之度亦然、其離赤道平行東西諸規、則漸近兩極者、其規漸小、然亦分爲三百六十度、其里數漸以益狹矣、亦有畫爲方圖者、其畫線稍變不及圓圖之得其真形而已

大瞻納總志

大瞻納者。天下一大州也。人類肇生之地。聖賢首出之鄉。其地西起那多理亞。離福島六十二度。東至亞尼俺峽。離一百八十度。南起瓜哇（音撾）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氷海。在赤道北十二度。其國以百餘數。中國最大。次者曰韃靼。曰回回。曰印弟亞。曰莫臥爾。曰百兒西亞。曰度兒格。曰如德亞。海中有島焉絕大曰則意蘭。曰蘇門

答剌。曰瓜哇。曰渤泥。曰呂宋。曰馬路古。更有地中海諸島。亦屬此州壃內。中國則居其東南。天地所合。四時所交。聖哲迭興。道法大盛。東西盡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地勝物豐。實萬方之宗也。其北極出地之度。南自瓊州。出地一十八度。北至開平。出地四十二度。從南涉北。共得二十四度。徑六千里。東西畧同。傳志既多有。不具論。論其職方所未備者。使好學深思之士。得以覽觀焉。

徐玄扈先生原因西書稱亞細亞家君改定今名

韃而靼

中國之北。迤而西。抵歐邏巴東界。山十之六而過。水十之一而不及。平地多沙。總稱韃而靼。大者曰意貌。界大瞻納之南北。其北皆韃而靼種也。氣候寒肅。冬不雨。夏五月乃有霖沐。其俗少城郭居室。屋於車。逐水草遷徙。其產牛羊駱駝而人嗜馬肉。以馬頭爲珍絕羞。責者道行飢渴。即飲所乘馬血。嗜酒。以醉爲樂。以病死爲辱。其

事尤有大異者。或夜行而晝伏。或衣鹿皮。或以鐵絙懸尸於樹。或食虺蛇螻蟻蜘蛛又有人身羊足。夏月履二尺氷者。有長狄善距。距躍三丈行水上如行陸者。孔子曰。人長不過一丈。記曰。大秦人長丈五尺。好騎駱駝。蓋是類也。此皆韃而靼東北諸種云。迤西故有女子國曰亞瑪作。擲。驍勇敢戰。嘗破一名都曰厄弗俗。祠其地。絕宏麗。爲天下异觀。俗以春月納男子。生子男也輒殺之。女則舉之。記曰。女國無男子。照井而感孕。則生女子。今其地併于他國。有得白得之國。弊以珊瑚。大剛國。弊以屑木皮爲餅。印王號其上。此皆韃而靼西北諸種云。

北達

北達種落。不一其界。薊遼宣大山西延寧諸邊者號曰北狄其地東抵兀良哈西連撒馬兒罕。北盡河漠。本獯鬻之遺也。在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自漢武帝斥塞數擊匈奴至元帝呼韓邪稱臣。其後匈奴益陵夷。而烏桓興。鮮卑滅烏桓。而後蠕蠕興。蠕蠕滅。突厥興。唐李靖征突厥。突厥滅。契丹復强。已蒙古并契丹。遂閏位中國。號

曰元。明興洪武元年。上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將二十五萬衆討元。元主遁應昌。二年卒。而子愛猷識里達臘立。李文忠破應昌。達臘走和林。十一年卒。而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營捕魚兒海。藍玉以五萬騎擊之。益王走永樂時元嗣主本雅失里稱可汗。而强臣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據死剌。三分其衆。叩關請封。所謂順寧王賢義王安樂王也永樂七年元嗣主殺使臣。八年上自將十五萬衆征之。本雅失里遠走。而其臣阿魯台請降。明年馬哈木等滅本雅失里。而上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死剌不貢。十二年上以大衆討之。三齒道走。十三年死剌復降。十五年封馬哈木子脫歡爲順寧王。阿魯台叛。二十年討阿魯台。降其异部大酋數千人。二十二年。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還。而順寧王。稍稍并大平

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行求故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众歸之。居河漠。正統時脫歡死。子也先益强盛。數犯邊。十四年破大同之師。中人王振挾一上親征。王師潰於土木。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紫荆。躪畿輔。犯京師。尚書于謙禦之。也先大掠而去。會中國立 景帝。也先失所挾。乃奉 上歸。天順四年。也先遂弑脫脫不花自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在西者爲套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弘治中北酋火篩寇大同。討之不利。會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也先之後。或曰元裔也。終正德嘉靖間犯邊。嘉靖十三年。小王子與叛將寇大同。然小得利輒去。而吉囊俺答者。皆小王子從父也。吉囊分地。當關中頗饒。俺答當開原上。罷最貧。以故最喜爲寇抄。而小王子衆以

饒故。射獵自娛而已。益厭兵稀發。吉囊俺答衆各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爲君長。不相攝。黃毛者。盧別種也。兇悍。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繳子女玉帛。虜苦之。遂合衆急擊破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己亥辛丑連歲入山西。圍太原。十六日始解。吉囊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强。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翁萬達拒之。庚戌夏慮數萬騎潰大同。取二將軍首去。八月寇古北口。我師敗績。狄大殺掠懷柔順義吏民。俄而犯京城。遊騎掠通州三河。旬日仇鸞以大同兵。楊守謙以保定兵。徐仁以延綏兵入援。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援兵悉至。有詔拜鸞爲平盧大將軍。盡護諸將軍令躡賊。是時兵部丁汝夔爲尚書。而楊守謙新拜侍郎。汝夔故嚄唶。不能料敵決賞罰。守謙持重。不

敢急擊虜。上遂誅汝夔梟首而當守謙棄市。虜前後既剽掠男女。羸畜財物。金帛梱載巨萬。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而鸞所護諸將軍軍。相視錯鍔。不敢發一矢。堇尾之出而收斬遺稚弱馬者。或降者。上首慮八十。以捷聞。鸞既爲政。始議開馬市以中慮欲。而寬其深入之謀。然尚小小爲寇。如恒時。其後犯遼東。犯大同右衛。然貪漢繒物。且不能屋居火食。不敢深入。故數叛數服。隆慶間俺答執叛人來獻。詔封俺答。順義王。而授其子黃台吉青台吉官有差。至今款貢如故。虜衆隨水草畜牧以氊爲穹廬。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一望如氷。其俗私會而後昏。病則燒石熨之。葬則謌舞送之。其畜馬牛羊橐駝。其奇畜羱羊（似吳羊而角大）角端（狀似牛角可爲號）其山之名于中國者。陰山狼居胥山。則漢武帝之雄風在焉。金微山燕然山。則留漢明帝之績

焉。至我 大明 文皇帝親六師出塞捕斬首
盧則禽胡山立馬峯清流泉並刋石勒銘紀功
矣。

朝鮮

朝鮮在中國東北直遼東。周箕子之封也。秦屬
遼東外徼。漢武帝誅右渠。置眞番臨屯玄菟樂
浪之郡。晉末陷于高麗。高麗故扶餘別種。其王
高璉居平壤城。唐征高麗。拔平壤。五代時王建
代高氏闢地。幷新羅百濟都神嵩山。一曰松嶽。
以平壤爲西京。明興洪武初。上表賀卽位。賜璽
書黃金印。封高麗國王。其後嗣王昏迷。其臣李

成桂廢王自立也。是都漢城。而稽首塞下。請命求封。天子以荒服羈縻勿絕。永樂初更封其子爲朝鮮國王。世世貢獻。稱外藩。國分八道。其國都僞稱曰京畿。其北有山焉。曰白岳之山。驪江導焉。東曰江源。故穢貊地。西曰黃海。故朝鮮馬韓地。南曰金羅。故卞韓地。東南曰慶尙。故辰韓地。此所謂三韓也。西南曰忠淸。黃山鎭焉。亦馬韓之都也。東北曰咸鏡。故高勾麗地。西北曰平安。漢朝鮮。故城鮮水滙焉。是曰大同之江。其山之郊于國者。丸都之山。鴨綠江。漢江環焉。漢江之涉曰楊花渡。其國所繇轉饟也。國北負山。而三面直海。海口之在都城南者曰熊津。故北濟海口也。唐開督府於此地。朝鮮之人。柔懦謹畏。好讀書屬文。中國所有書。輒行重金購之。或請頒賜。官吏習容儀。閒雅甚都。授田以給奉祿。政刑尙寬。其猶有箕子之風之遺乎。人家皆剪

茅茨爲居。甚治。衣多麻苧。士人褒衣廣褒。首戴折風巾。男女羣聚相悅卽婚。死三年而後葬。以秔。爲酒。狼尾爲筆。筆跗稍長。而置膠多。有白硾紙。最堅韌。滿花席。屈之不折。其草性柔黃漆以飾器物。黃侔兼金。其樹似椶六月取汁人參牡丹海豹皮果下馬長尾雞最多。中國若有所册命詔諭。則以翰林給事行人充使臣往。萬曆壬辰倭寇朝鮮王棄王京。走平壤。顯皇帝以其累世恭順。視遼東如股肱郡也。于是調發各鎮兵。而以李如松劉綎麻貴董一元陳璘各建大將旗鼓迮。擢宋應昌爲經畧。浙人沈惟敬隨在行間。遼東總督則顧養謙巡按則周維翰也。惟敬故無賴。用口舌得官。遣迮時倭營平壤。惟敬曲意于倭。曰貢曰市曰封甚者曰和親經畧督撫亦以爲封貢便。李如松偵倭少懈弛奮擊之大有斬捕功。復平壤城。後以倭級賣私昵蒼頭軍。衆不平。碧蹄再

戰。衆不力于是。大敗。惟敬輩乃賄倭議封禁朝鮮兵不得擅殺倭。倭圖晉州三十八日。殺六萬人。本兵石星益持封議。閣臣趙志皐曰。何愛一封。不以寢兵。乃遣勳臣李宗城楊方亨往。二十一年。倭伏畜山。行長屯西生浦。小西飛入王京二十二年。倭益房築城。我言封貢人遷延全羅處尚間。竟不得其要領。靡大農少府錢亡慮數百萬。二十四年。關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語參

悖宋應昌罷歸。繼應昌經略爲邢玠。繼養謙總督爲孫鑛。巡撫遼東爲趙燿。而邢玠經略時。又勅楊鎬經理朝鮮地。戊戌正月鎬爲倭所敗上罷鎬用萬世德代。會福建巡撫金學曾報平秀吉病死。滿正行長次續遁。我將士麻貴劉綎陳璘乘機勢追擊。榮死石曼子。我副將鄧子龍陣亡。餘倭竄錦山殲焉。或云石曼子先逃也。捷聞上念東征將士勞苦。已夷兵部覆奏。制曰。皇天

助順。俾朕得誅暴亂興滅繼絕東顧之懷方慰。大小文武將吏凡與東事者其陞廕賞賚有差。而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伏法棄市矣。朝鮮既全。感中國恩厚奉外藩滋益恭。余見朝鮮疏表其詞順比婉衍。益澤于箕子之文教者久也。

西南蠻志

史稱西南蠻君長。夜郎滇最大。漢時內屬。明興大理內屬。車書徑黔西五尺道。道左右皆苗。苗種落不一。楚四衛近者爲熟苗供繇賦河以東北稱紅苗接鎮筸斗入四川一種稱三山苗阻山善鎗弩河西南爲九股黑苗斗入雲南境布裹首足男子窮袴婦人層裙水米俱忌隔宿羅羅者居水西。曰烏蠻白蠻。俗尚鬼故曰羅鬼。羅甸國王。自蜀漢從征孟獲者名火濟即安宣慰遠祖。犵狫苗者射肉爲生善用弩匐伏草間名野鷄陣又有休狫者掘地爲爐厝火環臥有狫獚者

迤石阡施秉龍里龍泉界有仲家者。椎鬣躧蹻好樓居。室女奔而不禁嫁則禁俗貴銅鼓言是諸葛所藏有蔡家宋家者。相傳楚子蠶食宋蔡。俘其民放之南徼。世世連婚吹木葉而索偶有龍家者。蓋徙筰驪氏之裔。婦人斑衣飾五色藥珠立木于野少男女旋躍而擇對衣尚白喪則青有冉家者。筰冉氏之裔。散處沿河佑溪婺川間。有丹砂坑僰人即漢犍爲郡。峝人男子科頭趿木履。婦人短裙長袴。前後垂刺繡猺人五溪南極嶺海迤巴蜀皆有之。椎結斑衣。兒時燒石烙踱沁以油婦人奔入山插柳辟人多槃姓。或曰瓠種。獞人編鵞毛雜木葉爲衣。習養蠱獠人射生爲活。取鼠子未毳者啖以崖蜜嚼之黎人。島蠻也。熟黎多符王二姓。生黎有名無姓釀酒多雜榴花蜑人。瀕海而居。辨水色以知龍又曰龍戶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散處南海深目猳喙此外蜀徼蠻六種。曰凌霄都寨九絲之蠻傀厦丟骨人荒沒舌之蠻白草風村猪窩之蠻羅鼓楊柳之蠻樹底空撒元壩潘咂商巴石觜之蠻桐槽黑骨膩乃之蠻而土司以什數。則酉陽彭氏石砫馬氏永寧奢氏播州楊氏最大。近永寧

播州地入漢黔徼蠻四種。曰苗坪夭漂之寨永寧普安之寨貴陽都勻銅仁小橋十八營之寨卬水皮林清平凱囤之寨而土司則水西安氏最大。今入漢滇徼蠻四種。曰鐵銷赤崖烏壩之酋大波那你甸和甸楚腸之酋木茶喇大松坪羌浪金且之酋俄打小赤石阿你之酋皆僰人也。猓玀無籍屬。緬甸最大。土司龍氏祿氏普氏以什數。普最小最倔彊廣西土司則田州爲大。歸順龍州憑祥思明皆有土司王文成經營著閥焉。若斷藤峽府江之戰則韓襄毅抗國家威稜矣

三衛

朶顏三衛者。故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後屬契丹。國初爲兀良哈。洪武中爲蒙古所抄。乞降。高帝爲置三衛。統之。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唯朶顏最强。久之仍叛附蒙古。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招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

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爲外邊。使寧王鎮
焉。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界兀
良哈等。使仍爲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
有差。約以爲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
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
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馘無算。宣德三
年。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
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
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出
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
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
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
朶顏於虎頭山。鹵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
還加公勇太保。伯亨進徹侯。都督諒懷賜爵伯。
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爲鄉
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小小

爲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闖入邊。射殺參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爲薊帥。有威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顧鎮撫臣貪功。尋郄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答大舉入塞。庚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俺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擣其地以爲功。督臣何棟持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比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北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毆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朶顏三衛之方物駱駝瑪瑙鵲樺皮白葡萄

哈密

哈密故伊吾廬地。天山鎮焉。一曰雪山。日露之川。合羅之川帶焉。漢明帝屯田于此。唐爲伊州。其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喉咽。故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卽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二十八國。貢使至者。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

而土魯番者强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一傳而至脫脫。其子孛羅帖木兒立。爲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弩溫答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恚。卽以兵刼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黑代之。罕慎貪而殘。失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目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使哈密頭目阿木卽輔之。阿木卽勾引哈剌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卽以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綏謙經畧之。戍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罕東諸

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謫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諜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牙蘭走。獲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八百人。以陝巴妻女還。匿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戍者。詔起前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巴嗜酒掊尅。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爲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儒等部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

復襲下哈密。逐拜牙即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即不肯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頗與肅降夷欵。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使內應。悉捶殺之。而使使媾瓦剌達兵。掠土魯番部落。速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王瓊與澤有郄。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爲內主乃逮瓊戍之。

起彭澤爲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焚廬舍。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不剌敗之。鹵首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用事者璁萼。廷和讐也。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爲西帥。瓊復上書辨澤九疇事。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揚兵境上。

喻速壇兒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散之近地。速壇兒讋。不敢爲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哈密之人。以土爲室。其方物玉。鎵鐵礪石中剖之乃得大尾羊大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味美香棗

赤斤蒙古衛

肅州之西。沙州之東。徼外。曰赤斤蒙古衛。故西戎月氏地也。秦漢之間。匈奴滅月氏并其地。漢武帝攘匈奴。開燉煌酒泉之鄙。酒泉南壽縣。有泉肥如肉汁。可膏車及碓。北方謂之石漆。又云水肥。明永樂初。故元相率所部歸于我。詔建千戶所。土產肉蓯蓉。尋陞衛。

罕東衛　安定衛　曲先衛

罕東衛故西戎部落。在甘州西南。明洪武間通貢置衛官其酋長指揮僉事。其西連安定衛。安定者。韃靼別部也。明洪武中朝貢。置安定可端二衛。其地產玉。產橐駝。俗以馬乳爲酒。無城郭宮室以氊爲穹廬北抵沙州。而西連曲先衛。曲先者。故西戎部落。在肅州南徼外。明永樂初置衛。是多產珠朱砂珊瑚各馬而色尚白。喪服

則用黑。以白者散目。而黑者陰幽。類于憂也。歐羅巴人亦尚白而喪黑相見禮以跽爲共。

火州

肅州之西北徼外夷。在哈密之西者曰火州。故土魯番也。唐置交河縣。國朝名火州。永樂宣德間數遣使貢馬。交河者河也。唐置縣受河名。其大山曰祈連之山。一曰天山又有山曰靈山。留羅漢削髮涅槃之蹟。其大澤曰蒲類之海。一曰婆悉之海。一曰鹽澤。其廣四百里。葱嶺之水滙焉。又有海曰瀚海。其上皆積沙。是多金剛之

鑽。其堅可以切玉。多葡萄。多羊刺。羊刺之草。羊刺之草。刺密是生。厥色迺清。厥味迺馨。刺密與馬。以羞貴人。其恒羞年。其恒餐五穀。其歲時伏臘。爰有激水之戲。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其正朔用開元曆。其文同華。傳毛詩魯論及諸子史。其西爲齊力把力。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者。居肅州西北徼外沙漠間。或曰故焉耆國也。或曰龜茲。其酋自洪武以來數入貢。其俗食羶肉酪漿。逐水草以居。席地坐而跽見客。其山有慈嶺。其水有熱海。史所謂身熱頭痛縣度之阨者也。其鳥有孔雀。其貨有胡粉。于闐之國在其南。

于闐

于闐者。肅州西南夷也。在曲先衛之西。阿耨之山鎮焉。而葱嶺迤其南。漢唐以來皆入貢。明永樂初貢玉璞。其產玉之地爲白玉河，河水受月。熊熊有光。候月而取之。瑾瑜之玉爲良。古帝得之。追琢其章。以享上帝。以禮西方。秋三月舟之。以祓不祥。或曰有綠玉河。其河導源昆岡山。去國城千三百里。國人常以秋時取綠玉於此。其

它貨有黃金珊瑚琥珀胡錦花蕋之布安息之香與鷄舌之香其人習技巧工紡織亟謌舞爲樂相見禮以跪人以書問之必首其書而後發

撒馬兒罕　哈烈

撒馬兒罕者故蔚賓國肅州西徼外夷也洪武永樂正統間來貢玉石橐駝馬其俗善營室屋器以黃金白金二等而不設匕箸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其主冠素而國厲酒禁地產珊瑚琥珀花蕋布國人守鐵門峽爲隘險（絕壁高數十仞夷人以爲重關）而西與哈烈錯壤

哈烈者環大山而居直肅州西徼洪武中詔諭

酋長賜金帛。永樂間貢馬。正統間又來貢。其俗無正朔。有學舍。裁金碧以飾身。而色尚白。其果饒巴旦杏其貨貴瑣伏。一名梭服以鳥毳織成文若羅綺極細密久不易色花毯其寶有珠珊瑚。

西番

西番一曰烏思藏。漢曰羌。唐曰吐蕃。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元爲郡縣。明初詔各族酋長舉故官失職者。至京授職。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者。贊善王者。闡化王者。正覺大乘法王者。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銀印。三年一朝。西番之俗。推幹如闘。尚佛法。事咀呪。君臣如朋友。無文字無宮室。居毳帳中。衣氊裘。聲上琴瑟。味上酪。

崑崙之山鎮焉。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亘五百里。積雪不消。日月隱蔽黃河之水出焉。從地戚沸涌出。色甚白。東北流滙爲大澤。導源又東流爲赤賓河。徑規期山雜土。合忽蘭諸河。厥色正黃。遂稱黃河。東北入中國。至蘭州。逕賀蘭山爲河套。又東北逕沙漠。折流南入山。西帶河南。逕徐邳合淮水入海。西番又有水。曰可跋之海。東南流入雲南。合西洱河號漾備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葢番地當中國最高故形家者流。推崑崙山爲華衡二山太祖。西番出銅佛氆氇善馬天鼠皮可爲裘

回回

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逕哈密土魯番。有國焉。多高山。產良玉怪石二種。出水中者最良。亦有焚山石取之者。畜多牛馬羊無豕。名曰加斯爾加之國。自此以西。有撒馬兒罕之國。有革利哈大藥之國。有加非爾斯當之國。杜爾格當之國。查理之國。加木爾之國。古查之國。蒲加剌得之國。總稱回回焉。其人習戰鬬。亦有好學者。初宗

馬哈默之教云。陶宗儀曰。回回地產藥曰火失剌把都之藥。類木鱉子而小。治一百二十種病。各有湯引。近粵中有仁草。一曰八角草。一曰金絲烟。治驗亦多。其性辛散。食已氣令人醉。故一曰烟酒。其種得之大西洋。

天方

天方故筠冲地。一曰天堂。一曰西域。時和地豐。用回回曆。與大統曆前後差三日。牧中多馬。馬高八尺。人以馬酪和飯食之。故人多肥白。男女皆辮髮。其方物白玉珊瑚琥珀犀角金。其奇物玻璃之鏡。眼之眡物倍明。眡小物倍明。金剛之鑽切玉。宣德中來貢。其使道嘉峪關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靈異。西域諸國。皆臣而服焉。號之曰別諳援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藏。三千六百餘卷。旁行以爲書記。亦有篆楷草三體。今西域書皆用之。其星曆陰陽醫藥之學。及雕文刻鏤織紝器械之事。皆精絕。隋開皇中。其教始入中國。每日西向拜以事天。

每歲齋一月。更衣遷坐。平居不食蔬。非同類殺者不食。國人信從其教。雖適殊方。累世不敢遷也。其國有城池。宮室。田畜。市列。頗類江淮風土。其地近天方。宣德中遣使隨天方陪臣來貢。大西洋人爲余言、回回之人、好利、視善地、輒趨之如鶩、故天下被其教者、往往是、其古經與大西洋頗同、及馬哈默自恃聰明、變亂舊教、近其說大行、遂與耶穌之學、互爲輸墨矣、

印弟亞

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卽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國人面色皆紫。南土之人頗好學。曉天文。習技巧。以錐畫貝葉爲書。王不傳子。以姊妹之子嗣王。親子弟給奉祿自澹。男子不衣。僅以一尺布蔽陰。女子有以布纏首至足者。劉昭曰。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其此國耶。四民世其業。最貴者曰婆羅門。次曰乃勒。大抵奉佛。亟齋

醮。其地有山焉。曰加得之山。山之南自立夏至秋分。無日不雨。而冬春恒暘。有風焉。自海而西來者。巳至申。自山而東來者。亥至寅。草木異狀者。留僕未足數。椰樹最良。實已飢。漿已渴。又可釀爲酒。與爲醯。爲膏。爲飴。木之錯節。可剡爲釘。殼可盛。瓢可索。葉可葺屋。幹則舟人車人之所材也。又有二奇木。其一曰陰樹。花如茉莉。旦翕宵炕。向晨盡落。國人好事者。常偃臥樹下。朝起。則落英如素裀覆身矣。一曰菩薩樹。不華而實。不可食。其樛枝附地。生根若柱。歲久成林。國人庇焉。無異室屋。其可設千人之座者數四。其近老幹者。弘敞特著。土人以供佛。故木受名焉。有巨鳥。其吻解百毒。一吻值五十金。有獸高數十丈。角如犀。元太祖西征。至印度直之。獸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也。日馳萬八千里。聖人在位。則奉

書而至。稽相如賦。有麒麟角端。不聞其能人言。楚材豈口給以廣帝意耶。有象識人言語。或命負物。至某地。輒不爽。他國象遇之。則蹲伏。有獸各獨角。額間一角。其角解百毒。此地恒有毒蛇。蛇所飲水。人及百獸飲之必死。百獸雖渴濱水而不敢飲。俟此獸來。以角攪水。百獸始飲焉。勿搦祭亞之國。其王藏稱有兩角爲國寶。或曰利亞亦有之。有獸形如牛。大如象而少痺。有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項背間。皮甲堅。若重盾。比次如鎧。牟如鯊魚之皮。大頭短尾。居水中可數十日。百獸慴伏。尤憎象與馬。偶值必逐殺之。其骨肉齒角皮蹄矢。皆藥也。其駒亦可參。西洋甚重之。名曰罷達之獸。蓋史所稱天祿辟邪之類云。有蝠。大如猫。此其地勢若織女之跂。末銳處。廣不百步。東西氣候相謬。霽與滂沱。燠與沍寒。警湍怒濤。與水波如鏡。故海舶有乘順風至者。過

厥鋭隅。行如移山。此南印度之尤異也。

莫臥爾

印度有五惟存南印度。餘皆併入于莫臥爾。莫臥爾之國甚廣。分國爲十四道。象至三千餘。有大河名曰安日之河。浴之祓不祥。除罪孽其東近滿剌加處。國人各奉四元行之一。四元行者。水火土氣也。死則以所奉之行藏之。奉土者掩。奉火者焚。奉水者沉。奉氣者縣。

百爾西亞

印度河之西有大國曰百爾西亞其初爲罷鼻落你亞幅幀甚廣都城百二十門乘馬疾馳一日未能周也國中有苑焉造於空際大踰名都以石桂負之上承土石爲樓臺池沼聚艸木鳥獸稱壞麗矣有臺焉槀所殺回回首爲之髑髏幾五萬若京觀也近其主好獵一圍獲三萬鹿亦聚其角爲層臺云又東界撒馬兒罕界有浮

屠焉。黃金砌而栽金剛之石爲頂。頂如胡桃。其光夜照十五里。有河焉。水漲所及。卽生奇花。其南有島焉。曰忽魯謨。斯此赤道之北二十七度也。其地純鹽。或硫黃之屬。草木鳥獸不生。或曰有人。其人著皮履。遇雨過履底。一日輒敗。地多震。氣候熱。人坐臥水中。沒至口。方解。絕無淡水。水從海外載至。以其地居三大州之中也。凡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烟火輻輳。奇物重寶畢備。亦天下一大都會也。

度爾格

有爾西亞西北諸國皆爲度爾格所併有國焉曰亞剌比亞土產金銀寶石地在二海之中氣候常和一歲再熟百物豐盛有樹如橡栗夜露墜其上即凝爲蜜其地有沙海廣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過之偶爲所壓倏忽上成丘山允欲渡者以指南車辨方測道多備粮糗載兼旬之水乘以駱駝駝行甚疾日可四五百里

一飲可度五六日。其腹容水甚多。容或泛水。則剖駝飲其腹中水。有鳥焉。其壽四五百歲。將死聚香木爲陵。立其上。天氣亢熱。則搖尾燃火自焚。骨肉遺灰。化而爲虫。虫又化而爲鳥。傳不知其盡也。止此一鳥而已。名曰弗尼思之鳥。其西北舊有瑣奪馬。其地有海焉。其長四百里。其廣百里。水味極鹹。性凝結。不生波浪。嘗湧大塊。如松脂。不能沉物。其色一日屢變。日照之爲五色。醇光。不生水族。各曰死海。度爾格之西北。曰那多里亞之國。有山多瓊石。國人嘗往鑿之。至一石穴。見石人無筭。皆昔時避亂之民。穴居于此。死後爲寒氣所凝。漸化爲石。其地西與歐邏巴界而隔一海。廣僅五里許。又有地名際剌產異羊。織其毛。極輕煖。入水不濡。處脂不染。有犬焉。好竊冠帶衣履之屬。有山生香木。過之則衣裾皆香。

如德亞

亞細亞之西。近地中海有國焉。曰如德亞之國。其史能記載六千年之事之言。地土豐厚。烟火稠密。有享上帝之殿。黃金塗白玉砌雜厠百寶爲飾。環奇異等。費凡三千萬萬。其人多賢知。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谷產絲罽刀劒丹護青護之屬。城有二層。不基土石。大樹糾結。縝密無罅。峻不可攀。有藥焉。食之已百病。解百毒。名

曰的黑亞加。

占城

占城國。在雲南之東。眞臘之北。安南之南東北直廣東。而西負海。秦時置林邑象郡。漢隸日南郡。唐元和初寇驩愛安南都護張丹擊破之。棄林邑走占城。因庚國號。國朝洪武中來朝。詔封爲王。王其國。其地宜稻。食稻與梹榔。以柳爲酒。常羞山羊水兕。國無繭絲。以白氎布約身。首椎結而後垂髻。足趾皮屨。婦人服飾容止。同于

男子。其王披吉貝之衣。戴金華之冠。襍厠七寶爲纓絡。國中出入。乘象與馬。俗以元日牽象遶宅行。徐駈出郭。以達春氣。孟夏櫂舟爲水嬉。仲冬望爲冬至。季冬望以木爲浮屠城下。王以下襍置衣物香草浮屠上。燔而祀天。有山在林邑。石皆赤色。至直則金從石中飛出。狀若螢火。光景動人民。是曰金山。有山臨林邑之浦。輸有罪論死者歸之。是曰不勞之山。其王之來朝也。厥

貢犀象孔雀犀角象齒。孔尾橘苞烏木蘇木花梨木。金銀香奇楠澤身香龍腦薰衣之香。與其土之降香檀香。與其布。與其帨。與其縵。與其帕。其它產有獅子山鷄瑇瑁朝霞大火珠。大如卵日午以艾籍之、輒火出、若水晶。菩薩之石。薔薇之水。猛火之油。得水愈熾。乳香沉香丁香茴香胡椒蓽蔘吉貝之樹。華若鵞毳可作布。加白之藤。貝多之葉。白氎之布。絲絞之布。

暹羅

暹羅在占城南。其先有暹國。有羅斛國。或曰。暹故赤眉遺種也。土瘠不宜稼。印給于羅斛。元至正間。暹降于羅斛。明興。高帝卽位。其王遣陪臣奉金葉表入賀。貢方物。受正朔。已遣王子來朝貢。上遣使賜璽書勞之。令帶漢印。其文曰。暹羅國王之印。文帝時。復修歲事來貢。請量衡。從之。并賜金綺。及古今列女傳。以其國中事

無大小。咸取決女子也。其貢物生物。白象六足。龜重物。寶石珊瑚金彊環。布則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布西洋布與諸廁戒設色之布。與其衾裯流蘇貨則藥物香草片腦米腦糠腦腦腦油腦柴。齒則象角則犀羽毛則孔翠介則龜其方物犀象翠羽蘇木（賤如蕪）羅斛香（香氣極清）而已。餘皆產于近地。或易之西南夷者。蓋詩稱淮夷貢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意也。其產有白鼠花錫不以貢。（凡諸夷所貢、不盡方物、其餘貢物、多同、或中國有者、不盡錄、）其貿遷以海貝子爲幣。暹人好樓居。樓皆栽檳榔密置貫之以藤爲固。男女皆椎髻婚則破瓜而血其額。王者宮闕眾愚甚盛。首一幅布白色。而腰繫嵌綵之帨。加錦綺。乘象而行。或兩人舁之行。凡合暹與羅斛之地。可千里環羅大山。地氣溽熱。大抵喜浮屠。習水戰。而聲音頗與中國廣東侔。王世貞曰。今四夷酒以暹羅

爲第一。

安南志

安南故南交。地秦爲象郡。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唐政交州。至宋黎氏始自國爲易李陳者二姓。而我明高皇帝旣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奎爲國主。詐稱陳氏絕無後。而奎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

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繇老撾傳至京愬其實。有詔切責胡奄。奄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奄爲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㠯以兵五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㠯。授表於境。事聞　上大怒。而會占城訴其吞併狀。有指。乃拜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湖廣浙江福建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將四川建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躪坡壘隘留二關而入。底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悉衆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楚柵。烟燄屬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前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賊艘於木丸

江斬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水關。江水爲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筭。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卽其地立交阯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爲英國公。侯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下季犛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定作亂。僞稱日南王。旣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不利。大臣死焉。英國公輔復爲大將。率兵討破擒之。并其黨陳希葛等磔於京。踰年而陳季擴復叛。季擴卽簡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衆。其勢重於定。輔復率衆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之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塡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衆脅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人馬騏者

貪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爲土巡簡。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特詔赦之。爲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畧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掎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爲前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劒死。大軍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阯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吏四百七十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筴。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凡再往返。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册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

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麟立。一名龍。遣使告哀。以代身金人來册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僞國公阮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持節册爲安南國王。賜駝紐金印。以方物入謝。久之。麟死。子濬嗣。一名基隆。請册。朝貢不絕。天順。己卯。庶兄琮弑之自立。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請册。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荼全攻其化州。灝自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破虜王荼全以歸。弘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鎗。請册。甲子。暉死。子敬嗣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請册。誼立四年。死於弑。其頭目黎廣度黎坰鄭江等。表曰。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等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誼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

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聲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昭之弟三子。黎調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詔許之。調一名瑩初灝生二子。長卽暉次子昭。一名鑌。僞封錦江王。暉生敬誼。昭生灝。調誼被害。時昭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調。而灝之子僞沱陽王諫。及弟慮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諫妻鄭惟產女。是時鄭宗强。且握兵權於其國。立調。非其意也。調又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產鄭綏。與其黨陳貞弒調。諒山都將陳暠。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弁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產自立。爲陳貞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諫。一名椅。遣陳貞攻陳暠于諒山。暠病死。其大臣阮弘裕等討弒調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僚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屬。而莫登庸陰懷不軌。諷羣臣推已典兵。諸軍

道俱聽節制。既得志。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譓潛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乃僞立慮。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酖慮。并其母殺之。而自立。是時譓尚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守僞都。自稱爲太上皇。率兵以拒譓。奪清華。據之。黎譓敗走乂安。又追至乂安。黎譓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譓走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也。以嘉靖九年九月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黎峒鄭江黎禽鄭惟嵕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爲援。不能克。登庸者。荊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爲陳暠參督。後自拔歸黎譓。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譓左右。得入柄軍政。加太

傅。封仁國公。遂至篡奪僞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僞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僚者。以黎寧命。來請兵。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上旨。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爲大將。尚書毛伯溫爲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弗與也。時叅政翁萬達多筭善兵。能探伺情僞。伯溫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罪。獻諸州侵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爲壇。兩軍相距。而使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稱詔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爲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爲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狡。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

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安南之勾漏山。浪泊。銅鼓銅柱。最名。其方物白雉羚羊九真之麟。勾漏丹砂最名。俗椎髻。剪髮。善水好浴。平居不冠。款客以進檳榔。爲恭。漢以前。以佃漁爲業。民未知耕。九真守任延教之樹藝。至今稻禾茂茂。沃野千里。延之遺也。

則意蘭 以下皆海島

印第亞之南。有島曰則意蘭。在赤道北四度。其人自幼以環繫耳。漸垂至肩而。止。海中多珍珠。河中生猫睛。昔泥紅。金剛石。山多桂。多香木。亦產水晶。其室屋頗類中國。傳爲中國之移徙者也。西有小島。總稱馬兒地。襪。皆人所居。海中生一椰樹。實甚小。足以療百病。

瓜哇

占城以南。三佛齊以東。是曰瓜哇之國。離赤道南十度。古稱闍婆稱蒲家龍。元時始受今稱。其所隸有蘇吉丹打扳打網底諸國。其東。東王治之。其西。西王治之。洪武三年王遣陪臣奉金葉表。貢方物。黑奴三百人。十三年。復遣使朝貢。永樂二年。東王復遣使朝貢。求漢印。比外藩。與之。五年西王急擊破東王。我舟之道東王城下者

百七十人死焉。西王懼。遣使叩頭請罪。上以夷狄治兵相攻殺。誅誤殺中國人。不欲勤兵萬里之外。而漢法殺人者死。令入黃金六萬兩自贖。西王乃入萬金也。禮官請令益入金如詔。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蠲其金。諭以中國威德廣大之意。更加賞賜。十六年。西王獻白鸚鵡。正統八年。著令甲。三年一貢。瓜哇國分四卿。嘗有人遊其國者。言初至杜板。萑千家。流寓多閩越東粵之人。又東行半日。有村。中國流寓者成聚。是曰新村。故廝之村也。亦有千餘家。與海舶市。頗饒給。村中推豪長者爲之長。東從新村登舟。折而南。半日抵淡水港。漾舸行二十里而遠。至蘇魯馬益。亦有千餘家。其人襍華夷。有洲焉。茂木冠之。中有猱長尾。又八十里。舍舟。行半日。至王都。都城不過三百家。王被髮戴金葉冠。帶帨當心。腰束錦。舟七首。跣足。席地坐。乘象

與牛。其民有名字無姓氏。面目黧黑。男子被髮。女子椎髻。尚氣敢鬬。信鬼祠事。喜食虺蛇螻蟻。蚯蚓。寢食與大爲友。是多金銀。多珠。無馬騾。有犀角象齒玳瑁吉貝青鹽。烏有綠鳩采鳩。烏倒掛者鸚鵡白者。綠者。赤者。獸有白猿白鹿。西人曰。瓜哇。以胡椒及布爲幣。諸國每爭白象。即治兵相攻擊。白象者。瓜哇之所貴寶也。其所在國。則長齊盟。

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南海中。直蘇門答剌之東北。當赤道下春秋二分。日當人首。其地舊稱五嶼隸暹羅。從古不通聲教。明興 文皇帝即位之三年。其君長遣使奉金葉表朝貢。願內附。比藩臣。七年。 上遣中使賫璽書王印。封之。王滿剌加國。九年。嗣王卒。妃及王子從官。朝闕下。 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以下有差。十二年。王母朝。宣

德九年。王來朝。正統以後。數遣倍臣朝貢不絕。其貢物。以番僮金母鶴頂金軀環玄熊玄猿白鹿鎖袱與哈烈梭服同撒哈剌番錫番鹽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與其它所產。其所產多犀角象齒玳瑁多珊瑚多錫布胡椒蘇木多硫黃草木之實終歲不絕。其王首素帛。衣青衣。履皮履。俗愿朴。不事生產。彈絃嬉戲而已。民舍類暹羅。刻木爲舟。以涿以漁。海中有獸焉。介而四足。高四尺。利牙怒張。見則齒人。是曰龜龍。山中有虎焉。形小于常虎。而色黑。能貌人形入市。其國中有大山焉。永樂中　御製碑文。封爲鎮國西山。

三佛齊

三佛齊在東南海中。一曰浡淋。一曰舊港。本南蠻別種。有地十五州。西距滿剌加。東距爪哇。故其初臣服于爪哇。明洪武中數朝貢十年封嗣君爲三佛齊國王。賜銀印駝紐黃金塗。比于外藩。以其國爲番舶之湊也。故閩越東越。賈椎髻者多居之。或官其地。而土人以沃壤宜穡。鮮衣媮食。身澤薌膏。居恒博塞以遊。然亦尚氣敢

死。習水戰。而亦有萬金良藥。刀箭不能入。其方物有猶睛阿魏。没藥血結。有鳥曰鶴頂。似鳧而頂骨厚寸餘。表信秉禮。可剖爲器。有火雞。領距似鶴。而形大過之。銳注。利爪。戴禮被仁。是食炭。有獸曰神鹿。形若封豕而蹄三岐。

浡泥

浡泥者。故闍婆屬國也。在西南海中。當赤道下。統十四州。洪武中。其長遣使貢象齒。言貝。玳瑁片腦。香木。鶴頂。諸方物。片腦以然火。沈水中。至燼不滅。永樂中封其長爲浡泥國王。王率妃及子來朝貢。王薨。王子嗣王也。請封其國之後山。章上。威德。上親臨制封其山曰。長寧鎮國之山。浡泥國以板爲城。厥田上上。而習俗奢。有

獸若牟焉。若鹿焉。名曰把雜爾之獸。其腹中有石。已百病。石一斤。值白金百斤。其王以此居四方之利。

蘇門答剌

自滿剌加乘風行五日至蘇門答剌一曰須文達那。地可十餘度。跨赤道。至濕熱。他國人至其國者多病。其地產金銀銅鐵錫桂椒龍腦。及柒人之材。其山有油泉可然。其旁有國焉。曰阿魯之國。曰那孤兎之國。曰黎伐之國。其國無城郭。地磽瘠。五穀少。而以其爲西洋賈舶寄徑也。民用富饒。洪武中來貢。永樂中已來貢。天子下

璽書。封其王。已復來貢。會其王與花面王戰死。子幼。不能復讐。王妻憤曰。孰殺花面王者哉。人盡夫也。國中相視。莫敢先發。有漁翁乃心竊喜自負。賈勇。先士卒。急擊殺花面王。故王妻遂身從漁翁。漁翁遂王也。貢方物請命。而故王養子罣曰。必我也當王者。遂殺漁翁。漁翁子當嗣者。奔峭山。時時治兵相攻擊。欲復讐。會鄭監奉詔諭海上諸夷。遂禽故王養子詣闕下。而漁翁之子嗣王。啣恩貢方物。宣德以來。朝貢不絕。花面王者。那孤兒之國之王也。國小堇比千家之邑。而人皆聲其面散花文。

蘇祿

蘇祿之國。在東南海中。氣候恒熱。人鮮粒食。捕魚鰕螺蛤爲糧。釀蔗。漿爲酒。紝竹布爲衣。皂縵紒髮。三王治之。東王王東。西王王西。峒王王峒中。而東王最尊。永樂十五年。東王卒。二王朝闕下。貢玳瑁及徑寸良珠。青白色而圓 上大加賞賜。已封東王長子嗣王。十九年復遣使入貢。

眞臘

眞臘國在東海中。其自訃曰甘孛智。漢成帝時來貢。隋時復來。或曰故扶南屬也。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二分。爰有水陸眞臘之號。南水北陸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占城王屬之。故其國亦稱占臘。然其後亦偶大。爲兄弟之邦。時相饋問。元時遺人往招。留執不來。元貞中復招之始受令。以西夷經譯甘孛

智之音。名曰澉浦。澉浦有屬郡九十。或曰有數屬國。我 大明皇帝之御寓也。眞臘王表賀貢方物受正朔。先是以十月爲歲首。當置閏則歸餘于九月。已貢象及它方物。 景皇帝以來數貢。其俗上東王宮官署皆東面。都城石砌五門。而東面者二。郡城。木城也。亦東面。王瓦屋。大臣止以瓦蓋廟及寢。庶人皆茅屋。寺觀亦許瓦蓋。王白蓋。沃金操劒履象而行。以金浮圖皮金人前馬。行遊近地。則以宮人舁小金輿。臣朱蓋。以中國紅綃爲之。長曳地。王及國人皆椎髻而袒裼徒跣。董以布圍腰。王純華。大臣散疎華文。羣臣則兩頭散華文。民間獨婦人得翣布。如羣臣之布。王冠黃金之冠。如金剛所冠者。項大珠之纓。手金鐲釧。彄環厠寶石。若猫之目中珠。國中婦人皆得帶鐲釧彄環。而無金花銀鑷簪鎗之飾。王以朱草血手足掌。民間婦人亦得血掌。故元時王日再朝。近三日一朝。

朝時先盪螺聲。則見二宮人捲簾。而王仗劒立。羣臣合掌稽首階下者三。螺聲抑。羣臣乃舉首。徐奏事。王坐獅子皮上稱決。此地無獅、以此皮爲傳寶、宮人乃垂簾。罷朝。國中呼儒者爲班詰。繇班詰入仕者。爲異等。苧姑者。僧也。髡而肉食。經以貝葉黑文。無比丘尼。八思者。道士也。男女皆有爲之者。首赤白布而祠一石。觀中無神像、祀石如社石、其國之音聲字母。頗似蒙古人。書記以粉白畫葉旁行而前。濕皮以粉條書之、字如回鶻、自後向前、其刑重者坑之西門外。次肉刑。次罰金。盜聽李者不伏。則熱沸膏。令手之。盜也。卽肉糜爛。卒不敢手。非盜者。卽手之如初。今中國亦有行此法者沸油洒法水、令人內手其中、卒得盜者蹤跡主名、蓋亦陰陽專散之理。余知之而不欲盡言也、訟不決者。坐之小石浮圖上數日。曲者卒發病伏辜。直者卽無恙。號曰天獄。國中一日數浴池中。而俗頗淫。故往往病癩。娶妻之家不息燭。女子十歲卽嫁。先嫁。言之官司。給燭

刻期。其家以厚幣迎僧道祓之。謂之陣毯。富者以七歲九歲。貧者十一歲。無不陣毯者矣。婦人既早嫁。且任貿易。力作。產子以鹽斂其牝。一日餘。即出浴池中。作業如常。不避風日。以故未三十輒衰老。而宮人及貴戚第中人。亦有美好者。以暑故終不任衣。每羣從出遊。見其築脂刻玉。胷乳菽發。妍姿耀艷。姍姍若神女之來矣。其喪制無服。男子髡而婦人剪顖髮爲孝。別有野人。其惠者。自賣爲人奴。有言語嗜欲不通者。羣行山中。擊石火。亨禽獸自給。國中又時有非男非女之人。此方天氣酷熱。然自四月至九月。午後恒雨。稍解鬱蒸。十月至三月。則恒暘矣。一歲可數種。無菽麥。然民既不衣。而地中它產豐殖。賈椎髻民又便。故中國篙工楫師。駕大舶往者。及暹人往者多家焉。土產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無妍媸皆美艷。象齒以殺象得者爲

上犀角以白而斑者爲上翡翠時求魚水上羅者以木葉蔽身以其物爲媒而犄之蠟生于細腰取之古樹上色正惟黃降神香其外蓋白木削去數寸乃得金顏華者樹脂也視之欲其荼白畫黃者樹脂也創樹使脂滴下來年恣所取篤耨香者樹脂也樹若檜老而脂自其皮出婆田羅之樹華實皆似棗謌畢佗之樹榆葉而林禽花實則柰紫梗草也寄生樹枝間芰荷春華橘實同而味不能爲良鰕大一斤許吐哺魚大二斤許美人酒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又有朋芽酒海無鹺禁而山中有一種石製器則鹹不必鹽其所卬給于中國最欲得者金銀輕綃錫瓷鐵釜銅盤檀麝芳芷以合香澤男女並以膏身桐渲梳簀鍼也其地距中國番禺十日程

佛郎機

佛郎機居海島中。與爪哇國直。初名喃勃利國後更今名。爪哇在眞臘之南。自占城駛舟二十日夜。可達。佛郎機人善用銃。大可摧木石。細能擊雀。前代不通中國。史無載。我

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弑其主。遣必加丹末三十餘人。入貢。乞封。有火者亞三本中國人。性黠慧。亡命彼國。久至南京。時 武宗南巡。亞

三因江彬謁。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見典屬國長揖不拜。詐稱滿剌加國使人朝見。欲位諸夷上。主事梁焯訊得其詐狀笞之。頗不慹服。其舶蕃有徒。維廣州澳口求市。布政吳廷舉聞于朝。議以爲非故事。格不行。遂退泊東莞南。蓋屋樹柵而居。恃火銃以自固。復陰出買食小兒。廣之惡少。競掠小兒趨之。一兒售金錢厚倍。所食無筭。居二三年不去。亞三在京師。與回回寫亦虎僊俱怙江彬勢。行悖亂。武宗晏駕。皇太后懿旨誅彬。並亞三虎僊盡誅。論適。又滿剌加訴佛郎機奪國仇殺。于是御史言佛郎機大酋。悖亂弑主。其貢使掠食小兒。慘虐亡道。當誅。所與蓋屋工匠。及闌出財物者。以私通外夷坐。詔悉如御史言。命撫按檄備倭官軍。斥餘黨。彼猶據險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海道汪鋐募善泅者。鑿其舟。遂悉禽之。仍詔絕佛郎機進貢。并遏

各國海商市舶。繇是番舶趨閩之漳州。廣東大
賈。嘉靖中從都御史林富之請。除其禁。番舶復
至。初鉉之攻佛郎機也。苦無如彼銃何。適白沙
巡簡何儒。偵知彼中有廣人楊三戴明者。亡命
其國久。盡諳鑄銃制藥之法。遂陰部勒我人往
佯。以賣酒米爲名。漸與楊三戴明通。諭之向化。
設重餌。楊三等悅。定約夜遁歸。鉉卽令如式鑄
造。用以取捷。因奏頒其式于各邊。造以禦戎。卽
以其國名名佛郎機云。後佛郎機雖絕貢。猶請
附歐邏人至廣賈而廣東後所得紅彝砲視佛
郎機大再倍焉

西洋古里國

古里國在西南海中。或曰西洋諸夷之會也。自柯支北行。三日可至。去中國蓋數萬里云。永樂元年。其使受命來貢駿馬。五年　上遣中人賜王璽書幣帛。陪臣皆授爵賞。其王尚浮屠言。敬象與牛。常以女之子嗣王。女無子則傳弟。無弟傳賢。俗淳樸。市中行者讓路。道中遺不拾。海上爲市。鑄金銀爲幣。絃銅絲于葫蘆上爲樂器。與

謌聲相和。穀有麥。鳥有孔雀白鳩。布有擔黎。擔黎。得之其鄰坎夷巴之國者。幅廣四尺有咫。所謂西洋布也。幌廣五尺。錯五色絲。散華文。其奇物有五色鵶鶻石。嘗以鵶鶻石。襍厠珠寶贄之。縷金絲花鑷爲帶焉以貢。

榜葛剌在西海中。或曰卽東印度也。永樂中朝貢貢麒麟。其國十有二月爲歲。不置閏。四時恒熱。一歲再熟。十二而稅。範銀錢爲幣。男子髡而首白布。帶幌。躡皮履。其技巧百工器械。陰陽醫卜。頗如中國。有人焉衣斑文之衣。縈華文之幌。舟琥珀珊瑚珠。纓臂帶釧。國有宴享。若方社州閭之會。其人則舞而歌。上巵酒爲壽。生得猛虎。

則以鐵繩繫之。行市中。入人家。解繩坐虎于庭。袒裼暴之。怒虎而鬬。虎輒不勝。輒鬬輒仆。乃以手撩虎鬚。搔虎口。徐繫虎。請曰。乃公勞矣。幸賜錢。得錢牽虎去。曰奈何。虎饑甚。不能行也。人即以生物予之。乃去。是曰根肖速魯奈奈之人。有錦焉。其廣度四尺。其厚度寸而少半。面後皆毳。是曰兜羅之錦。亦曰蕩里勒有白樹皮之布。絕膩滑拊不留手。有赤綠撒哈剌。有鑌鐵。有柳葵酒。

呂宋

呂宋者海中之小島也。一曰佛郎機之屬夷。其去倭奴遠。至中國稍近。而以小故不通貢獻。歷代無可考。自增設海澄縣。於是海舶繇月港出洋。始有至其島者矣。攷我朝永樂三年。其國遣臣隔察老入朝貢方物。後。遂無聞焉。其島之平衍可居處。延袤四十餘里。廣不及十里。廬舍櫛比。生齒蕃。地土腴。出黃金。閩廣之百工技藝。

咸往趨之。受廛作業。與其土著雜。而中國之商賈者。操大舶。日宿裝我之綺繒絲絮瓷飴諸食貨往市。視呂宋幾如歸焉。官予之符引。榷其贏以輸軍興者。歲四萬。蓋其島居琉球日本之南。爲海舶要會。其人復黠慧。遂爲各番互市牙儈。商舶競主焉。閩中駔儈言充餉市利壓冬。其羈旅爲家者。不啻萬數。所以呂宋有大明之街。萬曆三十年。奸民張嶷倡金穴之說。疏請至彼採金。至勤。朝廷遣官勘視。彼怵以爲我將畧地。遂密告佛郎機國王。必殲我人而後快。因厚直買我羈旅者。佩刀。買且盡。卽一宿屠殺我商民數萬無生還者。我亦以爲萬里之外殺者多姦闌。不復發兵興擊。閉海道莫通。一二年隔絕器物。諸夷失互市。彼如黑子著面。不能操奇贏。輒大困。而閩人不得奸闌出。財物亦遂告詘。今稍稍復通。互市如故。前事漫漫不錄矣。區區小島。

不啻邾莒之賦。大都海中夷仰給機利之場。非亂我者也。或曰呂宋產鷹。鷹有王。王飛則衆鷹皆從。若得禽獸。則取其睛而先薦于其王。

馬路古

呂宋之南。有馬路古。無五穀。磨木爲粉圓之。名曰沙谷之米。性寒。而它所產丁香胡椒。最熱。辟濕。與水若酒同貯。旋卽吸盡。其下不植草。土人欲除草萊。折其枝插地。樹立生。草立稿矣。有異牟牝牡皆有乳。有大龜。介可爲盾以禦敵。

倭奴

倭奴者。揚州之東島夷也。禹貢曰。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漢書曰。倭如居樂浪海中。隋書曰。倭在新羅百濟東南三千里。杜氏通典紀三韓。一曰馬韓。一曰辰韓。一曰弁辰。弁辰在辰韓之南。其南與倭接。則倭於朝鮮最徑云。古來以魚鼈蓄之。不甚通中國。自漢武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驛通二十餘國。倭奴始入貢。光

武中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皆入貢。靈獻之季。倭亂無主。有卑彌呼者。女子也。善妖術。長而不夫。衆共立之。魏正始。初詔使至倭。假以爵命。又與狗奴國相攻。魏復馳檄諭之。無何卑彌呼死。其宗男嗣。國人擾亂不服。復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稱女王國。後復立男王。并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齊梁陳皆入貢。大業初致國書詞嫚。煬帝怒。欲于遼東之役。遂征之。不果。唐貞觀五年。四夷來朝。顏師古作王會圖。倭亦與焉。高宗咸亨中。方更號日本。時時附新羅使。入貢長安。元年開元天寶間屢入貢。貞元中有貢使願留中國受經。久之新羅道梗。始繇海道至明州。宋雍熙後。累朝皆至。熙寧後。皆以僧至。蓋彼國人皆嚴事僧。故僧率知詩書。元世祖立。倭以其沙漠起。不受招。至元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遣使。皆不報。十七年殺使者杜世忠。

十八年。命將范文虎阿塔海以舟師十萬往至平戶島五龍山。悉沈于風。返者三人。終元之世。不復至。國朝洪武二年入貢。其王良懷。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四年遣行人趙秩宣諭。陪臣隨秩入貢。尋復擾海澨。遣僧祖闡無逸往宣揚威德。王復奉表入貢。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並入貢。十六年絕之。以通胡惟庸謀逆也。初明州備倭指揮林賢。亡命日本。惟庸將爲亂。遣人取賢。賢將精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具。事覺。磔賢于市。是時國制草昧。以包荒四夷爲量。雖侵叛靡常。而指揮翁德靖海侯吳禎。稍稍懲艾之。未能甚得志也。惟命湯和按行海上。相度要害。築城堡戍之。嚴禁奸闌入海。稍獲寧謐。永樂二年入貢。時太監鄭和督水軍十萬。宣諭海外納款。獻內犯賊二十餘人命治以彼法。盡置高俎蒸殺之。降勅褒獎。給勘

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限二艘。人限二百。已復入寇。平江伯陳瑄率衆追至朝鮮。焚其舟殆盡。已又復入寇。都督劉江大敗之于望海堝。先是諜者言南方宿有火光。翌日倭數千。繇馬雄島魚貫而上。江令徐剛伏兵山下。令姜隆率兵潛焚其船。棄歸路。既而賊至。伏兵起。賊大潰。奔櫻桃園。江圍之。開西一壁以縱之。賊果奔西一壁。伏兵夾擊。無得脫者。宣德元年七年十年。並入貢。亦定以船三艘。人三百。然不能盡從。正統四年。陷大嵩所昌國衛。官寺民舍一空。發塚墓。束縛嬰兒。以沸湯澆之。視其啼號。宛轉爲樂。覆射孕婦男女。刳視以行酒。暴骨如莽。備倭將吏。以失機論死者。三十六人。正統七年。貢船至九艘。人千餘。時議謂其觀光萬里之外。不錄其罪。天順二年入貢。成化二年僞貢。都指揮張翥辨其奸。貢不果。弘治中。鄞人朱縞。以少姦。爲貢使

畧買去。其王悅而女之。貢使者壽蕚。沿途爲暴。至濟寧。强市物貨。至殺人塵中。坐解官童釗魏政罪。戍譯事林春。正德四年。入貢。以前鄭人朱縞更名宋素卿爲使。事露。賂劉瑾解脫。嘉靖初彼國各道爭貢。素卿復來。與同貢入宗設忿爭仇殺。事聞。復賂監舶中使賴恩左右之。故事夷使至。以先後爲序。賴恩受素卿賂先素卿。宗設大怒。相仇殺。掠寧波紹興守臣棄城。賊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執指揮劉錦袁進以去。巡按御史以聞。禮部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于是廷議請定十年一貢之例。舟三艘。人三百。非是却不受。十九年我罪人李光頭（二十七年爲盧鏜所禽）許棟（二十七年爲吳川所禽）從閩中獄解脫。勾倭巢于雙嶼港。黨有葉宗滿謝和葉。出沒諸番。煽動海上郡國。都御史朱紈討平之。二十六年入貢。以非期。發外澳停泊。至次年而後納

之。自是無復貢者。三十一年王直（先爲許棟部下、棟滅直始興、）勾倭寇烈港。直歙人。生時母汪嫗。夢弧矢星入懷。已而大雪。草木皆氷。長任俠好施。尚信義。趨人之急。惡少年方廷助葉宗滿徐惟學謝和。皆歸慕之。相與入海。連巨舶販賣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于日本暹羅西洋諸國。訾累鉅萬。番夷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峰舶主。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繇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直于是威名籍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洲之松浦。僭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島之夷。咸受節度。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諸郡國。東南騷然。總督胡宗憲欲撫之。乃出其母妻子于金華獄。豐衣美食。好室屋以奉之。俾與直相聞。隨遣諸生蔣洲陳可願往爲遊說。其子澄亦齧指書血以報曰幕府長者。惟願一見阿父。以有詞于朝保無他。諸

遊說者亦百方。直嘆曰。當王者不死。沛公不見羽鴻門乎。遂詣軍門。宗憲置之獄。欲上書請赦直令自効。朝議斬直于市。大非宗憲意。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于時海中羣盜。有金子老者。有許朝光者。有蕭顯者。有林碧川者。有徐碧溪者。聲名皆出直下。而蕭顯最大。陷黃巖則林碧川爲主首。陷上海則蕭顯爲主首。已寧波有毛海峯者。有徐元亮者。已漳州有沈南山者。李華山者。已泉州有洪朝堅者。已有鄭文俊者。張月湖者。蔡未山者。王萬山者。陳太公者。皆勾倭入寇。蕭顯爲盧鏜所破。戮于慈溪。林碧川爲任錦所破。禽于大陳山。已顯之後。有鄭宗興者。何亞八者。徐銓者。方武者。聲名又出顯下。都御史鮑象賢破之。乙卯。倭以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島之衆。入寇。以我人徐海（王直之黨）爲軍鋒冠陳東。（薩摩、州王之弟、掌書記酋也、其部下多薩摩、）葉明輔焉。嘉湖蘇松

間。大肆攻剽。總督張經破之于王江泾。經開府嘉興。調思州瓦氏兵。土司永順各兵尚未集。趙文華屢趨戰。經以兵機貴密。刻師期不之泄也。文華。遂劾經養寇。詔逮問。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泾。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有奇。至京列狀自理。文華持之。竟就論。丙辰倭攻乍浦。胡宗憲以計離其黨徐海。就禽沈家庄之役。徐海陳東合兵。勢甚銳。宗憲度未可與交鋒。乃厚遺海所以啗海者方故萬端。海始傾心。而陳東怏怏病海之賣己。往攻桐鄉。海微使人語桐鄉令曰。我已歸胡公。但慎防陳東耳。東至。則城中有備。不能入。遂愈益發憤恨海。宗憲知賊交已攜。復啗海縛葉麻以獻。宗憲又密勞問麻獄中曰。爾不負海。而海負爾。必我也知之。何不移書陳東。使殺海以報。麻遂欣然作書。宗憲得書。不予東。故佯以予海曰。麻無故通東書。謀必有奸。汝宜防之。海

啓書見書中語。盛感激。誓縛東自効。海遂多方誘東。宗憲仍使海與東耦居沈家庄。設間。令其自鬬。遂乘亂急擊。誅捕殆盡。已又有洪澤珍者。攻福寧、陷福安、皆此賊、通番巨寇也。俗稱洪老。其黨洪嚴山者。入安東、陷福清、攻興化惠安泉州府、許西池者。犯廣東揭揚等處者、蕭雪峯者。張璉者。二賊閩廣會勦始平、吳平者。劫惠州、攻朝陽者、曾一本者。犯高雷、入五羊、殺叅將繆印、閩廣會勦遁去、林道乾者。以萬曆元年起、敗于南澳、餘黨爲林鳳所併、林鳳者。皆閩廣間人。先後勾

倭起事。始嘉靖戊午。終萬曆乙亥。十八年間。攻福寧。陷福安。陷寧德。圍松溪。攻長樂。陷福清。攻惠安。陷興化。犯饒平。圍揭陽。攻平和。劫海豐。陷玄鍾。犯高雷。焚五羊。奪呂宋。先後折衝禦侮之臣。則有張瀚李遂劉燾譚倫劉堯誨殷正茂。而爪牙之將。則戚繼光俞大猷劉顯最著也。今閩中樓船三萬師。尚猶有戚之遺教云。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大入朝鮮。朝鮮王棄王京。走平

壤。李氏之社幾屋。陪臣痛哭乞援。朝議以其累世恭順。視遼東如股肱郡也。發師數萬佐之。其將則劉綎麻貴李如松董一元陳璘。糜少府金錢七百萬。諸經畧文臣。不皆大將才。竟不能得其要領。士馬物故無算。朝鮮人復苦兵矣。至今有倭梳兵篦之謠。幸平秀吉病死。乃班師。朝鮮亦漸自爲蓀就。近又併琉球而擄其王。旋釋之。琉球故我之封貢海外藩其立新王。我必遣給

事行人齎璽書。置大舶航海。往返費鉅萬。今廢置縣倭。而琉球乞貢者。大抵奉倭奴之指云。按倭奴世世王姓。徐福裝童男女入海求神僊。止大島中。亦屬倭奴人。又名之曰徐倭。自爲種。非其大者。聞大倭王居邪馬臺。亦云耶摩維關東道。又曰。國初居日向之筑紫宮。後徙山城。日向偏西南。山城其國之適中也。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尼

翼諸名。其路。經高麗。繇對馬島。乘風一二日達。經琉球。繇薩摩洲。七日達。貢使之入。必經博多。歷五島。以操舟長年。俱在博多。故貢舶逕則徑收長門。以榷司在長門故也。其入犯則視其風東北風競趨閩越。南風競則趨遼陽。東北風以清明爲候。能積一二月不變。五月南風競。盜之趨倭者復視焉。霜降後東北風亦競。故海上有春大汛。冬小汛之防。海風波泊天浴日。舶舟視旁羅之針。置羅處甚幽密。惟開小扃直舵門。燈長燃。不分晝夜。夜五更。晝五更。合晝夜十二辰。爲十更。其針路悉有譜。太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吳淞江、用單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寶山、到南滙嘴、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灘山在東北邊、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及丁午針、三更船至霍山、霍山用單午針至西後門、西後門用巽巳針、三更船、至茅山、茅山用辰巳針、取廟州門船、從門下過、行取升羅嶼、升羅嶼、用丁未針、經綺頭山、出雙嶼港、雙嶼港、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用單卯針、

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卽到日本、若陳錢山、至日本、用辰針、福建往者、梅花東外山開船、單用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雞籠嶼及梅花瓶彭嘉山、縣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乙卯針、或用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單卯針、或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北南風用甲卯針、東風用單乙針、十更船至赤坑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及甲寅針、西南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十五更船至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避、南風用單卯針、及甲寅針、五更船至馬岛山、南風用甲卯或甲寅針、五更船至大琉球郁霸港泊船郁霸港外開船、用單子針、四更船取離倚嶼外過船、南風單癸針、三更船取熱壁山、南風用單癸針、四更船取硫黃山、南風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嘉山、又南風用丑癸針、三更半船取夢如刺山、南風用單癸針、及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通七島山、西邊過船、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取野顧七山島、野顧七山島用巽寅針、二更半船但爾山、用艮寅針、四更船取亞甫山、亞甫山平港口、其水望東流甚急、離此山用艮寅針、十更船取亞慈理、美妙山、若不見此山、用單艮針、二更船又艮寅針、五更船取烏住用單癸針、三更船若船開時、用單子針、一更船至而是麻山、而是麻山南邊有沉礁名套礁、東北邊過船、用單丑針、一更船是正路、却用單子針、四更船取大門山中、大門山中大門山旁西邊門過船、用單丑針、三更船取兵褲山港、循本港直入日本國都、

人走倭精熟者。能不繇譜。取道甚徑也。其國分五畿七道。道以統州。州以統郡。曰山城。曰太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此爲五畿。視中國直隸曰東海。曰東山。曰北陸。曰山陰。曰山陽。曰南海。曰西海。是爲七道。視中國省。七道所統之州。六十一。視中國郡。要皆阨陿。合其畿道。視中國滇黔而已。東北近毛人國界。南近琉球界。西北近朝鮮界。西南近浙閩界。西近淮揚界。國家于朝鮮琉球不靳封爵羈屬之。無它故。亦漢博望通烏孫之意。所以斷倭奴左右臂也。自關白殘破朝鮮之後。而琉球復爲併。即二國皆仰其鼻息矣。近家康掩平秀賴而有其地。秀賴僅以一旅自保。今家康物故。俱相率叛去。謀爲關白子興復所擁家康子者。第長岐一島耳。其土產黃金白金琥珀水晶硫黃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毳段細布漆器屏扇犀象刀劒鎧甲馬而刀

爲最上者名上庫刀故山城國盛時盡括其國各島名匠閉局中鑄造不問歲月其間號寧久者最佳又有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佳次者名備前刀以有血槽者佳人各佩刀一長者曰佩刀刀上復置短刀一以便雜事曰小刀長尺者曰解手刀大而長柄者曰先導鞘而皮室者曰大制聞之海上人凡倭生子輒多具鐵置怒灘中俟子長則取水中鐵製刀鐵星以水磨濯

去獨存精鋼故能水斷蛟龍陸截犀象然亦不常有也其舟則遜中國遠甚以鐵片聯巨木鑄中無油艙法僅以草窒費工多而形式痈難仰攻今若易然者皆掠我商賈舟而奸人鬻番并船鬻之耳至於食貨所仰需中國者衣之類吳絲答布純綿帛絮紬錦繡袷龍文衣被紅線香囊器之類針釜鐵鍊磁器木漆器古文錢小食筐筥貨之類白粉水銀藥物氊毯馬背氊文之

類。古書古名字名畫。食之類醯醬。餘無所需。吳絲大售。儋師古曰儋人擔之也至五十兩其俗髡首裸裎畏寒。冬月非上褚衣不襪。故純綿大售。儋至二百兩。紅綠用餙甲冑刀劒帶畫書帶大售儋至七十兩。香藥十枚七十兩。百針七兩。鐵釜具一兩錢貴古千文至四兩開元永樂二錢。後新錢不貴也。名畫貴小。五經貴書禮。不知貴詩易春秋。四書貴論語學庸不知貴孟子。外典貴佛經。

賤道經。最貴醫書。得即購之。毋問直。藥貴苓草也芎川芎也大售。儋至五十兩。素木鐵器。及木器漆者。磁器畫丹青者。合其制則貴。不合不貴也。其性殺悍。子生十歲。便教之走箭舞刀。讀書取記姓名而已。以戰死爲榮。行兵習巧術數。作蝴蝶陣。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人舞刀。又作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麗而行。最强爲鋒。最强爲殿。吹螺爲號。其入寇攻剽。必火閭屋示威。氣

焰燭天。直酒食。必令我人先嘗。行城衢。避委巷避堞路。行必列而長。緩步而整。故戰數十里莫能近。對陣先以一二人跳盪蹲伏。空我之矢石。必伺人先動而後入。又善爲誘兵以包敵。戰酣。忽四面伏起突陣後。擄得我人輒髡鉗如其人。忿鷙好殺。形容健捷若猿猱。故我兵莫能當。然非我人爲之囮。則大海爲限。彼亦以絕遠不樂往。今閩中人視其國如歸市。羈旅所聚。名唐街且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駔與盜往來如織。彼亦歲遣千人。從外洋市我會絲。而海禁愈厲。愈爲奸人開戶。乃海上所斬捕稱倭者。率非亂倭。大都皆商倭。彼又貪漢物不已。恐自是利害之數。有非常法所能操馭者。度外事。是在豪傑名將哉。是在豪傑名將哉。

繡理。香氣勝蘭。以爲枕及几。復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蹈海。虜其男女五百人。因令窺中國廣大。然去我遠。而海中皆鹽水。舟數敗。自唐迄宋俱不能臣使也。元遣使招之不至。國朝洪武初。其國揃剽爲三王。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並遣使朝貢。後中山王吞并二山。自來朝闕下。詔許王子陪臣子來遊太學。令得觀孔子禮器。永樂至今。凡新王嗣國。必介海上吏。跽請于典屬國曰。鄙遠蠻夷。欲妄竊王號。聊以自榮。敢不以聞于天王哉。天子憫其絕遠。國初先至。爲蠻夷望。必御書加璽。遣給事中一人。持節。行人貳之。從福建造艦治裝。多齎糧兵弩甚設。三年乃成行。諸所需檣帆良材不常有。槎道鑿空成。靡敝財力。從官以下。多負漢物與市。使者亦瞿瞿于蛟龍之宮。初亦有擁轄車以行者。甚不樂往。其國之元舅若大夫克使臣返者。皆褒衣博

帶。乘傳擁輿。燿閩越間。齎送驛騷。萬曆中廷臣議曰。區區絕島。不宜輕易策遣近臣。勞苦吏士萬里之外。請自是以後　朝典頒海上郡國。命彼使北嚮稽首裝而還。中外翕然稱便。無何爲倭奴所鞣。執其王以去。尋釋之。長琉球如故。其間歲以貢爲名。艤舶海喙求入京朝者。大都以財物役。不且爲倭奴耳目。屢議欲卻之。其風俗男子髻于首之右。有職者簪金簪一。漢人之裔。則髻于首中。用色布纏。無貴賤悉躡草履。入室宇則跣。惟覲天使。乃加冠具服納履。婦人以墨黥手。爲花草鳥獸文。頭足反無飾。如童子之角總于後。其貴族婦女。出入戴箬笠騎馬。從女奴三四。其君臣上下。亦有等。惟王親尊而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以司刑名。次哪嚩港官司錢穀。次耳目之官。司訪問。此皆土官。主武吏。若大夫長史通事諸員。專司朝貢。主文吏。王并日

視朝。陪臣朝皆搓手膜拜。値元旦　聖節長至。王率衆官具冠服設龍亭拜祝。視中國。父子同寢處。長有室。隨亦別異。食用匙筯。得異味。先進尊者。親喪數月不肉。死者于中元左右浴屍溪水。去腐肉。以布帛秉其骨瘞之。不墳。王及陪臣則以匣藏山穴中。歲時祭祀啓視焉。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亦簡樸。視中國侯伯府而已。俗畏神。

以婦人爲尸名女君。聞其國之東隅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卽所爲毗舍郍國耶。宣德以後。使臣以給事行人往。名姓可考者。柴山俞忭劉遜陳傳萬祥陳謨董守宏李秉彝劉儉潘榮蔡哲管榮韓又董旻張祥陳侃高澄郭汝霖李際春謝杰夏子陽王文邁其王世尚姓。具以華字名。

東番

東番者。居海島中。載籍無所考信。其俗土著。無大君。長於中國不絕遠。從泉州海。更彭湖中。二日夜可達。其地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狗嶼。雙溪。加哩。林沙。巴里。斷續凡千里。而山之鷄籠淡水最名。議者欲置戍其間。與海中諸夷市。章有上公車者。水之北港最名。羣盜佯言開墾。歲助餉金若干。實欲扼商賈之咮。與海中諸夷

市。跡見有端。而泉之勢家奸民。亦有爪分北港課漁者矣。甚哉海水之爲利害也。不具論。論其番之俗。俗聚族爲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人。視子女多者爲雄長。好勇喜鬬。晝夜學走。足趼躝。肉倍厚。能履棘走。走如蜚。終日不喘喙。可度數百里。與鄰社卻。則期而戰。戰疾力相殺傷。戰已。卽醨怒往來如初。無纖芥睚眦者。以戰時所斬首懸於戶。其戶髑髏纍纍者稱壯士。其兵鏢鎗。鏢不用五尺竹而末銳。傳以精鐵。出入不釋手。鏢鹿鹿麋。觸虎豹虎豹麋。地宜鹿。儦儦俟俟。居常禁私捕。冬鹿羣出。則約社中人卽之。鏢發如雨。獲若丘陵。皮角筋骨如山。而中國人以故衣粗磁貿其皮角。與其餘肉。閩中郡亦無不厭若鹿者矣。地多陽。其人疏理能暑。冬夏皆裸。婦人結草裳蔽下。無揖讓拜跽之禮。無曆日文字。計月圓爲一月。十月爲一年。久則忘之。故率不紀歲

貿易結繩以志。無水田。治畬種禾。耕以山花爲候。禾熟拔其穗粒。米微長。採苦草。雜釀酒。亦有佳者。其讌會。則置大坑地上環坐。以竹筒爲飲器。無他肴羞。樂則跳舞口嗚嗚若歌曲。男子斷髮留數寸垂。女子則否。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斮其唇畔之二齒爲飾。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瑙或珠。女子不受則已。受則夜造其家。不呼門。吹口琹挑之。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來去俱以宵。歲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爲女可繼嗣。男不足著代。俗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女子操作。勞苦常倍于丈夫。妻喪復娶。夫喪不復嫁。號爲鬼殘。地多竹。个大數拱。竿長十丈。斫以搆屋。茨用茅。修廣數雉。族又共屋一區。稍大若公廨。少壯未娶者。曹居之。議事

必於公廨。調發便易也。家有死者。擊鼓哭。置尸地上。煽以火。令乾。露置屋中。不槥。屋壞重建。坎屋基。豎而埋之。不封。屋復建其上。大都埋尸以建屋爲候。然竹楹茅茨。多不更十餘稔。人死率亦。歸土。不祭。當耕時不言不殺。男女襍作山野。默如也。道路以目。長者過不問答。即華人侮之。不怒。禾熟。始發口。謂不如是。則天神弗福。將降凶歉。不獲有年也。盜賊之禁嚴。有則輒戮於社。

故少寇。志安樂。門不夜關。露積不拾。器有床。無几案。席地坐。穀有大小菽胡麻薏苡。食之已瘴厲。無麥。蔬有葱薑番薯蹲鴟。菓有椰毛柿佛手柑甘蔗。畜有猫狗豕鹿。鹿最多。無馬驢牛羊。鳥有雉鴉鳩雀。無鵝鶩。篤嗜鹿。甘其腸中新咽草如飴。不食雞雉。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海島中。酷畏海。捕魚溪澗。故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監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束。

于是家貽一銅鈴繫其頸。蓋曰狗也。至今猶傳爲寶。始皆居瀕海。嘉靖末遭倭奴攻剽。避迴居深山。倭精用鳥銃。番第特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刈嶼諸澳。往往譯其言語與市。以瑪瑙磁器答布鹽銅簪珥之類。易其鹿皮角。間遺之故衣。喜藏之。或見華人。一再衣。旋復解脫去。得布亦藏之。不冠不履。裸以出入。自以爲易簡云。

地中海諸島 亞細亞

亞細亞之地中海。有島百千。其大者。一曰哥阿之島。昔其國大疫。醫依卜加得者。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刻大火。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矣。一曰羅得之島。天氣清明。終歲見日。無竟日陰霾者。其海濱嘗以銅鑄一巨靈胡。高踰浮屠。海中築兩臺以盛其足。風帆皆過跨下。其一指中可容一人直立。掌承銅盤。夜燃火於內。以照行海

者。鑄十二年而成。後爲地震崩。國人以駱駝九百隻。負其銅。一曰際波里之島。物產極豐。國賦歲取百萬。葡萄酒極美。可度八十年。產火浣布。是煉石成之。非他物也。地熱。火雨。曾恒暘三十六年。土人散往他國。今稍益集矣。

占麻剌

彭享產花錫片腦諸香。

古里

瑣里產瑣哈剌之布。

西洋瑣里洪武中來貢。永樂中再貢。上曰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復來貢。貢物豐美。爲西洋十六國之最。

錫蘭山。其民裸而要帨。地產珠。珠池之光上屬曰。其貢碗石藤竭水晶。

葛答

百花產奇木嘉樹。其率皇皇。赤猿孔雀。往來絡繹。復有倒掛之鳥。

波羅多車渠馬腦。

合貓里

喋里。其人尚佛法。速訟獄。

打回國小而敢戰。

日羅下治國無盜賊。

阿魯亦曰啞魯。永樂中受文綺之賜。

甘巴里人工織錦。

忽魯漠斯產馬哈之獸。獅子駝雞福祿靈全。

忽魯母思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

柯枝有大山焉。文皇帝封之曰鎮國之山。

麻林以文皇帝之十二年。奉麒麟獻闕下。

沼納樸兒在印度中。

加異勤

祖法兒亦曰左法兒。錢爲人形。產駝雞似鶴。而足堇二指。行似駝。毛亦如之。

溜山環海有八村。水溜之稍大。故皆以溜名。小溜無下三千。其旁有牒幹國。皆回回人。

阿哇

淡山

小葛蘭

須文達那

覽邦產駝馬牛羊。

以上洪武初來朝貢。

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產千年松。獨峰駝。西錦。

南巫里或曰即南泥里。水中多珊瑚。

急蘭丹

奇剌尼
夏剌北
窟察尼
烏涉剌踢
魯密
彭加那
捨剌齊
入可意

坎巴夷替
左法兒或曰即祖法兒也。
黑葛達平原廣野。是多草木。
人答黑商山川明秀。物產瑰異。賈肆繁列市以
羽毛織文玉石香木。
日落
夷北小王子
兆州番族凡洮岷諸處番族。二年一貢。保縣番

僧雜谷安撫司三年一貢松潘茂林諸處番僧常貢近烏思藏者三年一貢

西固城番族

階州文縣番族凡諸番入貢方物貴者馥蘭蛤蚧氆氇鶴頂赤金珊瑚枝番弓矢羚羊角金銀香

以上永樂中朝貢

歐邏巴總志

次二之州曰歐邏巴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至氷海出地八十餘度南北距四十五度徑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島初度東至阿北河九十二度徑二萬三千里共七十餘國曰以西把尼亞曰拂郎察曰意大里亞曰亞勒馬尼亞曰法蘭得斯曰波羅尼亞曰翁加里亞曰大尼亞曰雲除亞曰諾勿惹

亞曰厄勒祭亞曰莫斯哥未亞其大者也其地中海則有甘的亞諸島西海則有意而蘭大諦厄利亞諸島云凡歐邏巴州內大小諸國自王以下皆勤事天之教諸國爲婚姻世世相好有無相通不私封殖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婿與婦皆以父母命自擇之云非是不相愛也而法不得置二室其君臣章服有辨相見禮以免冠爲恭男子二十已上衣純青惟武士不

然女靚粧盛服御薌澤流蘇玲瓏花鈿年至四十則屏之年四十而寡者亦屏之衣素衣土肥饒產五穀多來牟繁果蔬生五金幣以金銀銅鑄錢爲三等衣有布褐羅綺絲紵罽鎖哈剌者罽屬厚可以居利諸者麻屬也爲布絕堅細滅猶改造爲紙今所用西洋紙是也酒純以葡萄釀成可積數十年俗常以生子而釀至兒娶婦時用之芬芳漚鬱醲醨流光矣亦有以牟麥釀

者。其膳膏之味美而用多者曰。阿利襪。木實也。熟卽全爲膏。其實食之已渴。核可炭。滓可鹻。葉可食牛牟。凡國中富人麥萬斛。葡萄酒甕千。與千石阿利襪膏。牛千蹄。牟千隻。此其家皆與貴族封君等。飲食器多金銀玻璃。而尚陶。印給于中國。天下諸國坐皆席地。肆筵受几。惟中國與歐邏巴耳。屋有三等。石砌者爲上。其次磚爲垣。柱。木爲棟梁。其下築土垣。而架木爲梁。石屋磚屋築塞深固。上可層累六七。高至十餘丈。而一層常在地中。以遠濕氣。且可藏也。瓦或以鉛。或以石板。或以陶。百工技巧。如攻木之工。攻石之工。繪畫之工。若彫文刺繡之工。皆頗知度數。製器不失分寸。省其耗士。爲之國工。其駕車玉用八馬。大臣六馬。次四馬。次二馬。戰馬皆用牡。飼良馬以大麥及稈。不雜芻豆。食豆者。是重。不可行。其庠序郡國。有大學中學。邑里有小學。師徒

教受。頗似中國。八歲入小學。至年十八以上。識往訓者。能讀外史者。善屬文者。長于議論者。進之于中學。初年辯事物是非。次年學察性情之理。三年乃潛求于上天之載。三年試其通者。進於大學。大學列四科。有方脈醫藥之學。有政事之學。有遵守教法之學。有興教化之學。人自擇一焉。凡試士之法。師儒羣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問難不窮。然後中選。故其試日不過一二人。其官人有教官。有治官。有文史醫藥之官。通都大邑。官置書府。聽士子傳寫誦讀。而大學四科之外。有度數之學。明于筭術律曆。亦具師儒。但不以取士。其它政令。大抵多如中國。而皆原本于耶蘇之學。蓋其地廣。人民少。物力饒故民之從善輕焉。

以西把尼亞

歐邏巴之極西。曰以西把尼亞南自三十五度。而北至四十度。東自七度。而西至十八度。周一萬二千五百里。地環負海。而一面當山。山曰北勒搦何產駿馬五金絲紵罽。其人多博聞力學。精天官。有多斯達篤者。善著書。日七萬餘言。有賢王亞豐肅者。始定歲差。國中名城二。一曰西未利亞之城。近地中海爲亞墨利加。諸舶所聚。

金銀如土。是多阿利襪之實。五百里爲林。一曰多勒多之城。冠山爲轆轤自轉。以引山下之泉。世傳水法。有金銀之殿。各一。以祀上帝。有渾儀豐若屋。人從儀中。視天象。日月星辰。不失黍米。其境內有寡第亞納之河。伏流地中百餘里。而地穹然。若虹飲於海。其上爲牧焉。有塞惡未亞之城。城中有編簫爲三十二級。級百管。管司一音。合三千餘管。爰有百樂鼓吹。風雨波濤。尋撞

戰鬬。可喜可愕之音。鸞鳥自謌。鳳鳥自舞。以西把尼亞屬國大者二十餘。中下百餘。其在最西者曰波爾杜瓦爾之國。境內有河焉。逕都城里西波亞入海。爲四方賈舶之走集。是曰得若之河。歐邏巴之大都會也。土產葡萄酒。又有伯爾日亞之國。以馬服耕。其力三倍於牛。

拂郎察

以西把尼東北爲拂郎察。南自四十一度。而北至五十度。西自十五度。而東至三十一度。周一萬一千二百里。地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有名王類斯者以火攻伐回回。世所傳弗郎機名從主人云。

意大里亞

拂郎察東南爲意大里亞。經度自三十八。至四十六。緯度自二十九。至四十三。周一萬五千里環地中海而一面臨山。其大者郡曰羅瑪城。周一百五十里。有王者居之。掌其國之敎化禁令。凡歐邏巴諸侯王。皆宗而臣服焉。王不婚不娶王死以傳賢城中有名苑。爲銅禽。發若機則。鳳鳥自謌。鸞鳥自舞。而鳳翥鸞起。百鳥皆舉矣。爲

編簫措之水中則自其水鳴其西北爲勿搦祭亞無君長世家共推高有功德於民者宗之城建海中其木樁入水萬年不毀其上砌石爲地城焉內則街衢洞達兩傍可通陸行城中艘二萬其玻璃精良甲天下有湖焉在山巔垂瀑之聲若雷聞五十里噴沫成珠從空中叟日光皆爲虹霓五采是曰勿里諾之湖有泉焉出山石中凡物墜泉內十五日則石裹之若甲有沸泉高丈餘熱如措火以生物投之頃刻糜爛有溫泉是宜舉子女子浴之飲之不產者產產者則多子有鐵鑛採盡後二十五年復生鐵在本土益薪熾火鐵終不鎔遷於其地則鎔其南爲納波里地豐厚往往有君長多火山晝夜不滅石爆彈射四方至百里外有地曰哥生濟亞一河濯髮則黃濯絲則白一河濯髮與之俱黑其外有博樂業之城昔有二家好奇事一家造一方

塔。壁立雲表。一家亦建一塔。高侔之。而倚立。望之若傾。今歷數百年。則倚者未壞。直者將頹。斯云地有柔剛。正言若反矣。又有地出火。四面皆小山。山有百洞。洞可療病。各有主治。如欲得汗者。入一洞則大汗。欲辟濕者。入一洞則濕辟。此皆意大里亞屬國也。其大者六國。地俱富饒。西有島曰西齊里亞之島。富饒號爲天倉。有大山噴火不絕。百年前。其火特異。火燼直飛踰海。達利未亞境。山四周多草木。積雪不消。結成水晶。沸泉如醯。物入便黑。嘗有敵國。駕數百艘。臨其島。有亞而幾墨得者。鑄一大鏡。受日光。射敵艘。光熱火發。百艘燒盡。王命造大舶。舶成。將下之海。計雖傾國之力。用牛馬駱駝千萬。莫能運者。幾墨得爲機。令王一舉手。舟如推山入海矣。又以玻璃爲渾儀十二重。視之達照。日月之行。出其中。星河之紀。出其裏矣。其傍馬兒島。獸無虎

狼草無毒螫。毒物自外至島輒死。有搬而地泥亞之島。亦廣大。有草名搬而多泥。人食之。輒笑。諕諕不絕死。笑者楚不可忍也。有哥而西加之島。厥獒能戰。一獒當一騎。其國騎戰。則以獒承彌縫。有雞島。滿島皆雞。嫗伏。不待人養。其形眞家雞也。是近熱奴亞。

亞勒瑪尼亞

拂郎察之東北。爲亞勒瑪尼亞之國。南四十五度半。北五十五度半。西二十三度。東四十六度。王不世及。以諸侯若大臣。爲七大屬國之君。所共推高者。王之。而請命於歐邏巴。掌邦教之王。氣候冬月嚴寒。善造溫室。熱微火極溫。土人散處各國。忠實。敢力戰。忘生。諸國衛王宮王城。或從征帳下士。皆選此國人而土著者參焉。工匠

技巧。制器精絕。能於彄環中納一鐘。佩之。則十有二辰。自其彄環鳴。地多水澤。水澤腹堅。後人躡二屐。一足立氷上。一足從後擊之。一激數丈。其行甚速。手中作禁不輟。又有地曰法蘭哥人質直易信。行旅過者輒詈之。客或不答。則大喜。延入具雜黍交歡。或爲計緩急未室者則妻之謂其人長者。堅忍可任也。善釀葡萄酒。但沽之商客。土人絕不飲酒。惟飲水而已。其屬國有博厄美亞之國是多金。掘井輒得金砂。重或十餘斤。河中常有金如豆。有羅得林日亞之國。俗最侈。其王有來賓之堂。列珊瑚瑯琊玕爲屏障。火攻之具甚巧。頃刻四十發。

發蘭得斯

亞勒瑪尼之西南爲發蘭得斯地隘人衆城大者二百八十小者六千三百六十八人情樂易好議論謌聲若出金石女子爲市然雅不喜淫能手罽絨錯金不待機杼而布最輕細

波羅泥亞

亞勒瑪尼亞之東北。曰波羅尼亞。是多蜜與鹽與獸皮。鹽有光晶晶然。其人文而敬賓客。無盜賊。王或傳賢。或傳子。大臣擇而立之。後王不得更前王之法。國中分爲四隅。隅居三月。一年而徧。其猶之月令居青陽明堂。舜春巡泰山。冬巡恒山之意乎。其地苦寒。冬月海凍。行旅常行氷上。數晝夜。望星而行。有屬國曰波多理亞之國。

種一歲。有三歲之獲。草萊種三。日。長五六尺。海濱多琥珀。是海中膏濡。從石隙中。流出如脂。天熱浮沫海面。風過之始凝。天寒。出隙便凝矣。大風過。則衝至海濱。

翁加里亞

波羅尼亞之南。曰翁加里亞。是多牛羊。有四泉異甚。其一從地中涌出。蹙弗。徐睇之則石。其一冬月常流。夏則腹堅。其一以鐵投之。鐵則泥色。冶之則成銅。其色瑩瑩有光。一作綠沉色。凍則成綠石不解。

大泥亞諸國

歐邏巴西北有四國最大。曰大泥亞之國。曰諾而勿惹亞之國。曰雪際亞之國。曰鄂底亞之國。此其國與亞勒瑪尼亞隔一海套。道阻難行。南北經度自五十六。至七十三。其南夏至日長六十九刻。其中長八十二刻。其北夏至之日。衡旋地上。晝以六月。直如之。是多山林。多獸多海大魚。其大泥亞國海濱。多菽麥牛羊。牛輸宅國者。

歲常十萬角。海中魚鱗鱗成屋舟至輒膠。捕魚者不施罟而俯有拾。其諸而勿惹。亞寡五穀。山多草木。鳥獸海多魚鱉。其人馴厚喜遠客。客至所資脯粢不爭直。邑無盜賊。其雪際亞地分七道。屬國十二。爲歐邏巴北方富盛之最焉。是其地金粟兩生。市以物相貿遷。人好勇亦好遠客自喜。其南界鄂底亞。

厄勒祭亞

厄勒祭亞在歐邏巴極南地分四道。經度三十四。至四十三。緯度四十四。至五十五。文獻故爲西土宗。今數被回回侵擾。稍陵遲。耗矣。其人嗜水族。嗜酒。獨不嘗肉味。東北有國焉。曰羅馬。泥亞之國。其都城三重。生齒繁衍。環城居者。亘二百五十里。附郭有山。其巔恒霽。不風不雨。異時王柴于山者。其灰至來年常不動。是曰阿零薄

之山。有河焉。白羊飲之卽變黑。曰亞施亞之河。黑羊飲之卽變白。曰亞馬諾之河。有二島。又有水焉。海潮一日七至。昔一學究亞利斯多。聘取幽理。終不解潮何以七。遂赴水死。又有哥而府之國。境環六百里。時和氣清。遍島皆生橘柚之屬。更無它樹。林中不交鳥跡。

莫斯哥未亞

亞細亞之西北極。有國最大。曰莫斯哥之國。東西徑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國分爲十六道。而窩兒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爲尾閭。而以七十餘口。滙入北高之海。國內强兵習戰。蠶食諸國。其地直漏苦長。晝日苦短。短至日二辰止。氣候苦寒。雪下則堅若平地。行旅駕車度雪中。馬足疾追飛霜。人常處溫室中。行旅中嚴寒。則

血脈皆凍。堅若凝氷。驟入溫室。耳鼻輒墮於地。每自外來者。先內氷中。俟僵體漸甦。方可入溫室。八月至四月。皆衣重裘。產皮之地。卽以充賦。國中多盜。人家競畜猛犬。見人則噬。晝置穽中。宿聞鐘聲。始放。人亟閉戶重襲矣。惟國王曉文。貴戚大臣以下。法不得學。曰不可使臣勝於主也。有大鐘。不撞。王卽位及生日。卽以三十人動搖之。所造火攻具。長三十七尺。一發之藥恒二石許。常以二人踰內。有蜜林。其樹悉爲蜂房。各有主者。以爲恒產。嘗有人入蜜林。見一枯樹大數圍。其人攀緣登之。忽墮樹腹。沒蜜中及口。逾三四日計不得出。直有熊登樹。以掌探樹腹中蜜。其人固持熊掌。熊驚躍拔出。

紅毛番

大西洋之番。其種有紅毛者。志載不經見。或云唐貞觀中所爲赤髮綠睛之種。或又云卽倭夷島外所稱毛人國也譯以爲和蘭國。俱無定考。負西海而居。地方數千里。與佛郎機乾絲蠟並大。而各自王長。不相臣屬。俗尚嗜好。食飲相類。去中國水道最遠。地無他產。產白金國中用白金鑄錢。輕重大小有差。錢如其王面。史云安息

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云安息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又稱罽賓。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烏戈地暑熱莽平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安息罽賓烏戈。皆在西域。是豈其種落耶。其國人富少耕種。善賈。喜中國繒絮財物。往往裝銀錢大舶中。多者數百萬。浮海外之旁屬國。市漢繒絮財物以歸。先是呂宋爲中國人市場。然呂宋第佛郎機旁小島。土著貧。無可通中國市者。其出銀錢市漢物。大抵皆佛郎機之屬。而和蘭國歲至焉。於是紅毛島夷始稍稍與中國通矣。中國人利其銀錢。所贏得過當。輒偵其船之至不至。酤一歲息之高下。有逗冬以待者。近呂宋殺中國賈人。不盡死者。奴虜之。自是漢財物少至。和蘭居佛郎機國外。取道其國。經年始至呂宋。至則無所得賈。譯者紿之曰。漳泉可賈也。先漳民

潘秀賈大泥國與和蘭酋韋麻郎賈相善陰與謀援東粵市佛郎機故事請開市閩海上秀持其國之文至不得請是秋舶果從西南來趨彭湖島紅毛番之入閩中境自此始時萬曆甲辰之七月也人長身紅髮深目藍睛高鼻赤足居恒帶劍劍善者直百餘金跳舟上如蜚登岸則不能疾船長二十丈高三之一夾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錮之四桅桅三接以布爲帆桅上建大斗斗可容四五十人繫繩若堦上下其間或瞭遠或逢敵擲鏢石舟前用大木作炤水後用舵水工有黑鬼者最善沒沒可行數里左右兩檣兵鋺甚設鋺大十數圍皆銅鑄中具鐵彈丸重數斤船遭之立碎他器械精利稱是既次彭湖譯者林玉以互市請而漳泉奸民又從而餌之事聞兩臺以玉生事招外夷繫獄中且頒言誅秀下監司郡邑議議曰彭湖漳泉臥榻之

邊。市一開。必且勾外夷。逼處此土。其害有不可言者。斥之便。不則勦之。於是檄浯嶼徼巡將沈有容往。有容曰。彼來求市。非爲寇也。勦之無名。廼請出譯者林玉與俱至。則麻卽望見玉來。大喜過望。有容爲之陳說漢法嚴。無敢奸闌者。於是率部落免冠叩首。揚帆望西海而去。至今上時。復入閩中。鎮將徐一鳴擊之殺十數人。夷遂引退。已寇粵之香山澳。香山澳夷。皆歐邏巴人長子孫。天竺大夏以西。卬給中國之絲瓷。絕海來者皆倚爲居停主。而擅幹山海之貨。歲入金百數十萬。廣用以饒。輸稅復數萬。歐邏巴之王。亦遣有司者治之。蓋商舶皆王所造。以通中國食貨者。雖不專設兵。而澳夷亦人人敢戰自衛。紅毛夷之來也。澳夷逆擊殺數百人。退之。奪其鋺以敵。然紅毛夷既天性剽勇。好作亂。又不得市。常往來抄掠海中。西舶苦之。而香山澳亦

益修守衛備矣。

地中海諸島

地中海之島。以百千計。甘的亞最大。量其有百城。周二千三百里。昔其王常作逃苑。游者。須以物識地。然後可入。有草焉。饑食之少許。腹猶果然。名曰阿力滿之草。地中海至冬。高風激浪。舟行爲艱。有鳥巢水次。是其乳則海波不興。但自卵至翼。一歲堇得十五日。商舶待之以渡海。其名曰亞爾爵虛之鳥。而此十五日。斐鳥名。爲亞爾

爵虛日云。

西北海諸島

歐邏巴西海。迤而北至氷海。海島千百。大者曰諳厄利亞之島曰意而蘭大之島意而蘭大經度五十三至五十八。氣候極和。暑至於温。寒至於涼。多獸類。無毒螫。有湖焉。挿木于内。入土者。叚叚化成鐵。水中叚叚化成石。標出氷面者則爲木。是島旁有小島。島中一地洞數見怪。諳厄利亞經度五十至六十。緯度三度半至十三氣

亦融和。地方廣大。有怪石。能阻聲。其長七丈。高二丈。從石陰撞千石之鐘。其陽寂若無聲。名曰聾石。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此湖或不風而波。舟觸之即覆。有魚味甚佳。而皆無鱗翅。湖中三十島。一島無根。隨風上下。人不敢居。而草木蓊翳。牛羊醜羣。近有一地。死者不殮。但移其尸於山。千歲不朽。子孫亦能識其處。鼠有從海舟來者。至此遂死。又有三湖。通波。而魚不相往

來。或曰踰湖即死。旁有海窖。潮之盛也。窖吸水入而永不盈。潮退即涌水若山。當吸水時。人立其側。濡衣焉。即隨水吸入窖中。即不濡。即近水立無害。迤而北。海島極多。至冬夜極長。一夜得數月。夜行夜作。皆以燭。產貂類極多。人以爲衣。又有人長壯大節多力。形體生毛如猩。是多牛羊鹿猛犬。一犬格一虎。直獅亦衡行不避。冬月風之過海。摶水如山積。人善佃漁。以魚爲糧。或

磨魚爲糝。膏爲燭。骨爲舟車屋室。爲薪。而魚皮爲之舟。大風濟。不沈不覆。陸行則負舟行。其海風甚厲。拔木折屋。攝取人物。或曰。北海濱有短人。人長不滿二尺。無鬚眉。男女無別。跨鹿而行。鶴常欲攫食之。短人恒與鶴搏。覆巢破卵。以痛絕其種類。或曰僬僥氏之國。廣記曰。鶴民國人長三寸。常爲鶴所苦。其惠者刻土偶以壺鶴。蓋此類也。又有小島。其人嗜酒不醉。多壽。又近諸厄利亞之國。有地焉。曰格落蘭。得是多火。宅以磚石障之。或宛轉作隧。以出內火。火燄所至。便置釜甑。亨孰不假薪蒸。其火終古不滅。

利未亞總志

次三曰利未亞之州。大小百餘國。西南至利未亞海東至西紅海。北至地中海。極南。南極出地三十五度。極北。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東西廣七十八度。其地多曠野。野獸極盛。有文水入水土千年不朽。迤北海濱之國最豐饒。一歲再穫。每種一斗可穫十鍾。穀之登也。外國百鳥皆至其地就食。溢冬寒盡始歸。故秋冬之交。民以佃獵

爲業。所產葡萄樹。高豐繁衍。地既曠野。人或無常居。每種一熟。即移徙他處。野地皆產怪獸。因其處水泉絕少。水之所瀦。百獸聚焉。更復異類以風。輒產奇乖殊異之獸。而獅爲之王。凡獸見之皆匿。性最傲。直之者。亟匍伏。即飢時亦不噬。千人逐之。則徐行。即人不見。反益疾行。惟畏雄雞車輪之聲。聞之則遠遁。然受人德。則必報之。常時病瘧。四日輒發。其病時暴烈不可制。擲之以毬。則騰跳丸。弄不息。羣行水草間。頗爲行旅之害。國人嘗禽數隻。支解懸之。稍復驚竄。有鳥焉。色黃黑。高二三尺。戴冠鉤喙。飛極高。曾巢崇山石穴中。生子。則祝之曰。若視日。視日目不瞬者。即留之。瞬即殺之。壽最長久。老去故羽。復生新羽。與雛不殊。鷙擊百鳥。或攫羊鹿。食之。不食宿肉。人或冒險。尋得其巢。取其巢中餘肉。可供終歲。畏毒蛇害其子。則先尋一石置巢邊。蛇毒

遂解。受人德亦必報。是曰亞阮刺之鳥。或曰烏之王也。或曰即所謂大鵬金翅鳥。而西方大國之君長。以其像爲旌符節璽焉。有貍似麝。臍後有肉囊。香滿囊中。輒病。向石上剔出之始已。香如蘇合油而黑。其貴次於龍涎。是療耳病。有牟絕大。尾重數十斤。其味絕美。有毒蛇能殺人。土人有能制蛇者。守之世。蛇至其前。自能驅逐。非有方術呪禁也。貴人行於野。必求此人自隨。有

獸。如狼。而手足似人。好穴墓而食人尸。是曰大布之獸。有獸大身怪狀。長五丈許。口吐涎。或曰即龍涎。或曰非也。龍涎生土中。初流出如脂。至海漸凝爲塊。大有千餘斤者。海魚或食之。故往往從魚腹中剖出。其馬絕有力善走。能與虎鬬。境內各山。有曰亞大蠟之山者。在西北。蓋天下之最高山也。風雨露雷。峽在峽崥。而巔恒暘。視日星倍大。有畫灰爲字者。歷千年不動。以不風

不雨故國人呼爲天柱云或曰此國人其寢不夢月山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極嶮峻不可登獅山在西南境其上雷電不絕昌噩刺之國之山多白金取之不盡太浪山在西南海其下海風搏浪甚高賈舶至此或不能過則退歸西洋船破敗率在此處過之則大喜可登於岸矣故亦稱喜望之峯自此山而東嘗有礁隱水中是珊瑚之屬剛者利若劍戟海舶惡之也凡利未亞之著國有阨入多之國馬邏可之國弗沙之國亞費利加之國奴米弟亞之國亞毘心域之國馬拿莫大巴之國西爾得之國散處者有井巴之島聖多默之島意勒納之島聖老楞佐之島

阨入多

利未亞之東北。有大國曰阨入多之國。地最肥仁。中古時曾大豐七年。繼即大歉七年。時有前知者。名侖琛教國人廣儲蓄。令罄國中之財。盡以積穀。故飢而不害。且致四方告糴者。財幣無筭。華寶之毛。遷于其地。即茂美倍恒。其地恒暘。亦無雲氣。國中有大河。名曰泥祿之河。河水歲輙以五月發。以漸而長。四十日而止。土人測水

漲痕。以候豐歉。大率最大不過二十一尺。卽大有年。最小不過一十五尺。卽歉矣。水中有膏腴。水所極處。膏腴卽著土中而不濘。且糞且溉。庶物蕃矣。水盛時。城郭多被淹沒。國人濱河者。候其期。楗戶而避之于舟。昔有賢王。專求救旱潦之法。得一智士曰亞爾幾默得者。爲作水器。以時瀦洩。卽今龍尾車也。語具泰西水法中。其土人有機智。好格物。因其地無雲雨。日光旦旦。月星宵炕。夜臥不待蓋屋。舉目卽見天象。故其候驗。視他方獨精。其國婦人恒一乳三四子。天下騾不孳生。獨易種于此。土有石臺。削成。若浮屠。大者。趾及三百二十四步。其高二百七十五層。層四尺。登臺射疏。流矢不越臺趾。有城曰該祿之城。故孟斐斯之城也。有百門。皆高百尺。街衢洞達。行三日始遍。五百年而前。此國最彊盛。善象戰。鄰國皆威而服焉。象戰時。以桑椹色視象。

則怒而奔敵。所向披靡。今其國已廢。城亦爲大水所齧。因以墮壞。然尚有廬市三十里。行旅喧塡。百貨走集。城中駱駝常二三萬。埒於五都之市矣。

馬邏可　弗沙　亞非利加　奴米弟亞

阨入多近地中海一帶。爲馬邏可之國。與弗沙之國。馬邏可之國。多獸皮。國人以蜜爲糧。其俗最重冠。非貴人老人不得冠。董以一尺布覆額而已。弗沙之國。都城甲於利未亞。宮室壯麗。有三里之殿。三十其戶。夜則燃九百燈。炤之。國人亦頗知義理。阨入多之西爲亞非利加地肥仁易生。麥秀嘗三百四十一穗。西土稱爲天下之

囷窌倉矣。馬邏之南。爲奴米弟亞。人多獰惡。其地有小利未亞。方千里。無江河。行旅過者。宿儲兼旬之水。

亞毘心域 馬拿莫大巴者

利未亞東北近紅海處。其國甚多。人皆黑色。迤北稍有白色。向南漸黑。一望如墨矣。惟齒目極白。其人有兩種。一種在利未亞之東者。名亞毘心域。地方極大。三分其州之一。從西紅海至月山。皆其疆也。產五穀五金。金不善鍊。恒以生金塊易物。多糖蠟。造蠟炬不加膏脂。國中道不拾遺。夜戶不閉。其王行遊國中。常有六千皮帳隨

之車徒滿五六十里」一種在利未亞之南名馬拿莫大巴者。分國最多。其民侗愚。其氣候甚熱。濱海皆沙。踐之卽成瘡痏。而黑人坐臥其中無恙也。所居極穢。如豕牢。喜生食象肉。故齒皆銳。若犬牙相臨。奔走可追馳馬。裸而膏其身。黮黮有光。以爲美飾。見人衣衣。則大笑之。其臭羶。聞樂則起舞不止。無文字。無兵刃。惟剡木爲矛。甚銛。善浮水。它國號爲海鬼。性不知憂慮。然樸實

耐久。教之爲善。卽爲之益疾力。爲人奴忠甚。視死如歸。常爲他國所係虜。轉相粥賣。買之者善視之。卽得其死力。至他國亦依依其主。以赭衣若酒賜之。卽大喜過望」。其國敬其王若神靈。水旱疾苦。皆祈之王。若王偶一嚏。則朝中皆大聲諾諾。與王之聲應。已國中皆大聲諾諾。與朝中之聲應矣」。所產雞皆黑。象極大。一牙有重二百斤者。又有獸如猫。名曰亞爾加里亞之獸。尾後

有香汗。黑人穽之木籠中。伺其汗沾於木。即削之以市。地多烏木黃金。而不產鐵。特貴重之。布帛。貴朱者斑者。器貴玻璃。其亞毘心域屬國。有曰諳哥得之國者。不晝食。止以夜者一食。以鹽鐵爲幣。又一種名曰步冬頗曉文。書善謌舞。亦亞毘心域之類也。

西爾得　工鄂

利未亞之西濱海。有國名曰西爾得之國。其地有兩大沙。其一在海中。隨水游移不定。其一在地。隨風飄泊。所至積如丘山。城郭田里。皆壓沒。國人甚苦之。又有國曰工鄂之國。地亦豐饒。頗解義理。

井巴

利未亞之南有狄焉。聚衆十餘萬。好勇喜鬬。無定居。乘馬及駱駝。隨水草遷徙。所至卽殺人。及食鳥獸蟲蛇。必生類盡絕。乃轉之他國。是曰井巴之狄。

福島

利未亞之西北有七島。福島其總名也。絕無雨。而風氣滋潤。易長草木。百穀不待耕種。布種自生。多葡萄酒。及白糖。西土商舶往來。必市買島中物。爲舟中之用。七島中有鐵島。絕無水泉。而生一種樹極大。每日沒。恒有雲氣抱之。釀成甘水。人於樹下。作數池。一夜輒滿。萬物皆沾足焉。名曰聖蹟之水。蓋曰天之所以養育人也。它國

人多盛歸。奇，爲珍異。

聖多默島　意勒納島　聖老楞佐島

聖多默之島。在利未亞之西。赤道之下。圍千里。徑三百里。其地濃陰多雨。近日處。雲愈簇。雨愈多。是其果窳皆無核。意勒納之島。鳥獸果實甚繁。而絕無人居。海舶從小西洋。至大西洋者。恒泊此十餘日。採樵漁獵。備二三萬里之用。聖老楞佐之島。在赤道南。圍二萬餘里。從十七度。至二十六度半。人多黑色。散處林麓。無定居。是多

琥珀象齒。

亞墨利加總志

次四曰亞墨利加之州。南北縣而峽連其中。自峽以南者曰南亞墨利加。南起墨瓦蠟泥海峽。南極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納達。北極出地十度半。西起二百八十六度。東至三百五十五度。自峽以北者。曰北亞墨利加。南起加納達南極出地十度半。北至氷海。未有知其北極出地度者。西起一百八十度。東盡福島三百六十度。地

方廣袤。幾半天下。初西土之緯地者。曰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而已。謂大地輿隅。可宅者什三。而什七是海。百年前。西國有大臣閣龍者。深極物理。居恒自念曰。上帝生兩儀。以爲人也。奈何云海多於地哉。一日行遊西海上。嗅海中氣味。忽若有悟。謂此非海水之氣。乃土地之氣也。自此以西。必有人民國土矣。因請其王。造舟。具糗舟中貨財珍寶。百工之事畢備。以前利用。以通

交易。而衛之以橫海之師。閣龍迺率衆出海。展轉數月。茫然無地。波濤山立。怪風震天。舟中之人多病。咸嘆息愁恨。謳謌息歸。閣龍厲聲曰。吾奉王命來。所不得要領以歸報王者。有如此水。迺益疾力鬬海行。忽一日船樓上大聲呼有地矣。亟取道前行。果至一方。有人民國土。初時未敢登岸。因此方國土。未嘗航海。不復知海外別有人物。且此國舟故無帆。乍見大舶揚帆。砲聲

雷發。咸詫爲天神鬼物。驚逸莫敢前。舟人終不得近。偶一女子在海旁。因遺之錦繡綺紵。金花銀鑷。器飾寶玩。而縱之歸。明日其父母同衆來觀。又厚遺之如初。遂大喜過望。率其父老子弟而相告曰。人也。自海外來貿遷者。且奇貨可居。遂延客具牛酒交歡。蓋屋與廬。閣龍命同行者半留勿還。而半還報。且致其物產於其王。明年。國王又命載百穀百果之種。及農圃百工之事。

往教其地。人情益喜。居數年頗得曲折。然猶未深入其阻也。其後又有亞墨利哥者。至歐邏巴西南海。尋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卽以其名名之。故曰亞墨利加。居數年。又有哥爾得斯者。以其王命。往西北尋求復得大地在赤道以北。所謂北亞墨利加也。其地故無馬。舟人乘馬登岸。彼方人見之。驚以爲是四足而脰肩肩者。獸耶。人耶。蓋誤以人與馬爲一體也。急奔告其君長。其

君長遣人來視。亦鍇愕不辨爲人。但齎兩種物來。一是雞豚食物。曰。若人也。則享此。一是奇香名花鳥羽。曰。神也。則享此。旣而下嘗其食物。眞人矣。從此相往來不絕。其中大國與歐邏巴餽遺相通。而歐邏巴教官之屬。亦往往至其國。相與論講習說焉。其國在南亞墨利加者。有孛露。有伯西爾。有智加。有金加西蠟。南北連處。有宇革單。有加達納。在北亞墨利加者。有墨是可。有花地。有新拂郎察。有拔革老。有農地。有寄未利。有新亞比俺。有加里伏爾尼亞。而西北復有狄。其外諸島西土呼爲亞墨利加島云。

孛露以下俱南亞墨利加

南亞墨利加之西曰孛露起赤道以北三度至赤道以南四十一度大小數十國廣袤萬餘里多平壤肥磽不一肥者不耕治而莠孛露之人自曰爲天苑其鳥獸之多羽毛之麗聲音之美天下莫及也地產金其王以黃金飾殿獨不產鐵刻木銛石以爲兵今以貿易亦有鐵器然至貴器物皆金銀銅三等爲之有數國從古不雨

地中自潤。或資水澤。有樹焉。其膏極香。是巳創。傅之一晝夜。卽合。塗痘不瘢。以塗屍數千年不朽。名曰拔爾撒摩之樹。其香曰拔爾撒摩之香。有一羊焉。可乘載。性倔强。時臥。雖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之卽起。食物最少。可絕食三四日。肝中有丸如鴿卵。青白色。療諸疾。海國甚貴之。謂之羊寶。有鳥焉。最大。生曠野中。長脛高足。翼翎極麗。身體無毛。不能飛。足若牛蹄。走及奔馬。卵可爲飲器。今番舶所市龍卵者也。而鳥復多天鵝鸚鵡。其地產絮。亦知織布。而不甚用之。常易大西洋布帛。及利諾布。或剪馬毛織爲服。其地江河極大。有泉如脂膏。常出不竭。可燃。可砌。可塗舟。又有漬泉出石罅中。纔離數十步。卽化爲石。有土可燃。如炭。是多地震。一郡一邑。或沉墊無遺。或平地起山。或山飛。皆地震之所爲也故不敢爲大宮室。蓋屋必以薄板。其俗無文字。

結繩爲識。或以五色狀物形。以當字。即記事記言之史亦然。算數用小石子。亦精敏。其文飾以珍寶篏面。或以金銀環穿唇及鼻。或以金鈴繫臂。或在股。或飾重寶。夜中照耀一室。其國都以達四境萬餘里。皆鑿山夷谷。爲石道置郵。則數里一更。三日夜可達二千里。人性良善。不長傲不飾詐。因其地多金銀。故亦寡盜賊。希貪吝。亦不自知其富。或更作凌雜纖細無益之事。以當作業。其俗之陋者。或有厚葬淫祀。輕用民死。近歐邏巴之士教之稍止。其地之陋者。或磽隘。或薦草莽水泉。無所農桑穀畜。人拾虫豸爲糧。地氣溽濕。多毒蛇。蛇螫人。輒死。人不敢寢之地。夜則張羅于木末而寢焉。其方言種種不同。而別有正音。可通萬里之外。凡天下方言。過千里必譯而後通。正音能達萬里者。中國以外。惟孛露耳。孛露之旁。有一大山名曰亞老歌之國。人强

毅果敢。善弧矢。及鐵椎。不立文字。口說辨論甚精。大將誓師。不過數言。三軍皆感激流涕。厲死綏。決戰忘生。可謂辭達者乎。

伯西爾

南亞墨利加之東境。有大國曰伯西爾之國。起赤道以南二度。至三十五度而止。天氣和平。人壽康無疾病。他方病者。至此卽瘳。地甚肥饒。江河爲天下最大。有大山界孛露者高甚。飛鳥莫能過。土人多取蔗漿爲飴。嘉木族生。而蘇木最多。故亦稱爲蘇木國。多怪鳥獸。有一獸甚猛。爪如人指。鬃如馬。垂腹着地不能行。盡一月不踰

百步。喜食樹葉。上下樹必得四日。是曰懶面之獸。又有房獸。狸前。狐後。人足。梟耳。腹下有房可張翎。恒納其子房中。欲乳方出之。有飽懦之虎。餓時百夫莫當。飽即一人制之。有餘。往往爲犬所獲。國人善射。後矢之鏃。常貫前矢之羽。交射則矢相觸墮地。俗多躶體。獨婦人以髮蔽前後。少之時。鑿頤及下唇作孔。雜篏貓睛夜光爲飾。婦人生子。作業如常。其夫則坐蓐數十日。專精神。近醫藥。親戚俱來問候。餽遺弓矢食物。大類記所載南方之獠婦。越俗之產翁者。地不產米麥不釀酒。用草根晒乾。磨粉作餅。以當飯。凡物皆公用。不自私。土人能沒水中一二辰。復能張目明視。亦有泳游最捷者。恒追執一大魚而騎之。所謂都狼白之魚也。以鐵鉤鉤入魚目。曳之東西走。轉捕他魚。其國無君長文字。亦無衣冠。散居聚落。其南有銀河。水味甘美。嘗湧溢平地。

水退皆鑠矣。河身最大。入海處濶數百里。海中五百里。一派尚爲銀泉。不入鹵味。其北又有大河。曰阿勒巒之河。亦曰馬良溫之河。曲折三萬里。莫原其源。兩河之大。俱爲天下甲焉。

智加

南亞墨利加之南。爲智加。卽長人國也。地方頗冷。人長一丈許。形體生毛。昔時人更大。曾掘地得人齒。布指度之。廣得三。長得四。推其全體。殆所稱骨專車而眉見于軾者也。其人好挾弓矢。矢長六尺。每握一矢。插口中沒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畫面爲文飾。

金加西蠟

南亞墨利加之北曰金加西蠟是多金銀其鑛有四坑深者皆二百丈土人以兒葦縋下之後者常三萬人其所得金銀國王什一賦之七日可賦三萬兩其山麓有城曰銀城百物踊貴獨銀至賤幣用銀錢爲五等大者八錢小者五分金錢四等大者十兩小者一兩歐邏巴自交易之路通金日生于境內而食貨漸以徵貴君子

懼焉。其南北之相連之地。名宇。革。單。近赤道北十八度之下。南北亞。墨。利。加。從此通。東西海從此隔。環國五千餘里。以文身爲俗。

墨是可 以下俱北亞墨利加

北亞。墨。利。加。國土富饒。多鳥獸魚鼈良藥。富家畜牟嘗至二十萬蹄。所解牛。董取其皮革。百年前無馬。今得西域馬種。野中生良馬甚衆。有雞大於鵝。吻上有鼻。可詘信若象。詘之僅寸餘。信之可五寸許。諸國未通時。地少五穀。今亦漸饒。新田播種。一斗可收十鐘。其南總名新以西。把。尼。亞。內有大國曰墨。是。可。之國。屬國三十。境內

有兩湖。其鹹者水乍消乍長。若海朝夕。土人煑以爲鹽。其味甘者。中多鱗介。湖四面皆環以山。山多積雪。烟火輻輳於山麓。此兩湖皆不通海。故城容三十萬家。每用兵與他國相爭。鄰國即助兵十餘萬。其守都城。亦恒用三十萬人。新城在湖中。周四十八里。以則獨鹿之木爲椿。密植湖中加板。以承城郭宮室。椿入水。千年不朽。城內街衢室屋。皆宏敞精麗。國王寶藏極多。所重

金銀鳥羽。鳥羽有奇彩者。用以供神。鍾人之事。輯鳥羽散五色華文。光景動人民矣。其業大抵務農工而尚貴。其人美鬚眉。溺于耳目所覩記。聞他方大國土。大君長。輒大笑以爲紿已。若夜郎王言。孰與漢大也。其敝俗。值災眚。輒奪鄰國之人以祀。今西土之儒教之。其俗已革。其國中有一大山。山中人最勇猛。一可當百。善走如飛。馬不能及。又善射。人發一矢。彼發三矢矣。百發

百中。鑿人腦骨以爲餙。今亦稍漸於善。最喜得衣。如賈客與衣一襲。則終歲盡力爲之衛。迤而北。有罌古亞剛之國。國不過千里。地豐饒。人强力多壽。有一歲三穫之穀。多牛。牟駱駝。糖蜜絲布。又迤而北。有古理亞加納之國。地苦貧。人皆露宿。以漁獵爲生。有寡斯大之國。人性純樸。亦以漁爲業。其地有山。出二泉。一赤若日。一黑若墨。肥農苦膏澤。

花地　新拂郎察　拔革老　農地

北亞罌利加之西南有花地。地富饒。人好戰不休。不尚文事。男女皆裸體。僅以木葉若獸皮蔽前後。餙以金銀纓絡。五色流蘇。人皆牧鹿。若牧羊然。亦飲其乳。有新拂郎察。往時西土拂郎察之人所通也。故叟今各。土瘠民貧。又有拔革老者。魚各也。因海中產此魚甚多。粥販往他國。恒數千艘。故以魚各。土瘠人愚。地純沙。沙中故不

生五穀。土人造魚腊。時取魚頭數萬。密布沙中。每頭種穀二三粒。後魚爛地肥。穀生暢茂。收穫倍于常土。又有農地。此地多崇山茂林。屢出怪獸。人强力果敢。搏獸取皮。爲裘爲屋。其俗以金銀環鐵。絡項穿耳。近海有大河。濶五百里。窮四千里。不得其源。若中國之黃河焉。

既未蠟　新亞比俺　加里伏爾泥亞

北亞墨利加之西。爲既未蠟。爲新亞比俺。爲加里伏爾泥亞。地勢相連。屬國俗畧同。男婦皆衣羽毛。及被虎豹熊羆之裘。間以金銀飾之。其地多大山。而雪泉山爲之最。雪泉山其高六七十里。廣八百里。長四千里。山下終歲極熱。山半則溫。至山巔極寒。經年多雪。雪盛時淺六七尺。雪消後。一望平濤數百里。山出泉極大。滙爲大江

數處。皆廣數百里。樹木之高豐茂。參天蔽日。松實徑數寸。仁大如銀杏。松木腐者。蜂輒就之作房。蜜瑩白味美。採蜜者。預次水邊。候蜂來。隨之而去。獲蜜甚多。獨少鹽。得則餂之。不忍食。犀象虎豹諸獸。往來成羣。皮革甚賤。有大雉。重十五六斤。地多雷電。樹木多震倒。有藏粟之鳥。小如雀。啄小孔枯樹上千數。孔藏一粟。爲冬月儲。

西北諸蠻方

北亞墨利加地愈北。人愈稚野。無城郭君長文字。數十家成聚。則以木柵爲城。其俗好飲酒。日以報仇攻剽爲事。平居無事。卽以鬬爲戲。賭以牛羊。丁壯出戰。則一家女子老弱。咸持齋以祈勝。勝則家人迎賀。斷敵人頭。以築墻。若再戰當行其老人輒指墻上髑髏。咨嗟而勗之。其女子則斫所殺仇讐指骨。連之爲身首飾。若獲大仇。

則削其骨長二寸許。鑿頤內之。露寸許於外。章有功也。頤樹三骨者爲人雄。戰之時盡攜所有奇物重寶而去。誓不反顧。此地人絕有力。女子亦然。每遷徙則舉械器餱糧子女。負任而行。上下山如履平地。坐以右足爲席。男女皆飾髮。髮飾雜紫貝青螺寶石。男女皆垂耳環。觸其耳及環。則爲大辱。必反之。居屋庫甚。戶僅若竇。備敵也。富人多好施。每置孰物於門。俟往來者恣取之

亞墨利加諸島

兩亞墨利加之島。不可勝數。其大者爲小以西把尼亞之島。爲古巴之島。爲牙賣加之島。氣候多熱。華實終歲不絕。有草焉。含其汁而食之。殺人。去其汁。爲糧甚美。有毒樹人過其影即死。手持其枝葉亦死。中若毒。亟沈水中即解。有鳥。夜張其翼。其光自炤。野彘猛獸。縱橫原野。土人善走。疾及奔駟。又能負。足力頗倦。則以鍼刺股。出

黑血少許。卽負重疾行。如初。取黃金有嘗期。宿齋戒而後取之。又有一島。女子善射。甚勇。生數歲。卽割其右乳。以便操弓矢。昔有商人行近此島。値一女子盪小舟來。射殺商船二人去如飛。又有一島。島中人言其泉水甚異。於日未出時汲之洗面百遍。老者復如童子。又有一島曰百而謨達之島。無人居。或曰衆精之所藏也。島下恒不風而波。昔有一船至島下。有怪登其舟。舟中人皆驚仆。獨一舵師不爲動。詰曰何物敢爾。其怪曰。若第無恐。念舟中勞苦日久。我當代若操作。使若曹且得休息耳。舵師指授所爲。怪一一與言大謬。東也卽西。舉也卽置。行也卽止。舵師忽悟。紿之曰止也。舟卽疾行如飛。鳥之影矣。日行萬里。三日抵家。言起程之期。人皆不信。視所寄書訊中月日。良然。異矣。又有一島。罌瓦蘭嘗過此島。不見人物。謂之曰無何之島。又有島

多珊瑚。謂之珊瑚之島。又有大島。島形如利未亞之爲匿。謂之新爲匿之島。亦曰入匿之島。西人向未週遶此地。疑其與墨瓦蠟尼相連。十餘年前。乃有海舶過其南。知其別一島也。經度起赤道以南一度。至十二度。緯度起一百六十五度。至一百九十度。

墨瓦蠟尼加總志

先是閣龍諸人。鑽精依神。尋求地形。既得兩亞墨利加矣。西土以西把尼亞之君。復念地爲圜體。征西自可達東。向至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於是治樓船。選舟師。裹餱糧。裝重寶。繕甲兵。命其臣墨瓦蘭往訪。墨瓦蘭既受命。懼功用弗成。按劍令舟中曰。敢有言歸國者斬。於是舟人震慴。賈勇而前。已盡亞墨利加

之界。忽得海峽。亘千餘里。海南大地別一境界。墨瓦蘭率衆間關前進。第見平原漭蕩。杳無人居。夜則陰火熸燃。漫山瀰谷而已。因命爲火地。或曰泊舟時。見數人皆長二三丈。遂不敢近。墨瓦蘭既踰此峽。遂入太平大海。自西復東。抵亞細亞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亞大浪山而北折。遵海以還。墨瓦蘭渾行大地一周。四過赤道之下。歷地三十萬餘里。從古航海之績。未有若斯盛者也。因名其舶爲勝舶。而卽以其名名州。曰墨瓦蠟尼加之州。州五矣。東西俱南極出地七十度。其東卽墨瓦蘭所從登。其西有地多鸚鵡。曰鸚鵡州。

海名

凡海在國之中。國包乎海者。地中海。國在海之中。海包乎國者。寰海。隨地異名。或以州稱。或以其州之方隅稱。近亞細亞者、謂亞細亞海、近歐邏巴者、謂歐邏巴海、他如利未亞、如亞墨利加、如墨瓦蠟尼加、及其他小國、皆可隨本地所稱、又或隨其本地方隅命之、在南者南海。在北者北海。在東者東海。在西者西海。內中國而外及之。則從大東洋至小東洋者。東海。從小西洋至大西洋者。西海。近墨瓦蠟尼

者。南海。近北極下者。北海。騶子之所謂大瀛也。海雖分而爲四、然中各異名、如大明海、太平海、東紅海、孛露海、新以西把尼亞海、百西兒海、皆東海也、如榜葛蠟海、百爾西海、亞剌北海、西紅海、利未亞海、何摺亞諾滄海、亞大蠟海、以西把尼亞海、皆西海也、而南海則入跡罕至、不聞異名、北海則氷海、新增蠟海、伯爾昨客海、皆是、至地中海之外、有波的海、窩窩所德海、入爾馬泥海、太海北高海、皆在地中、可附地中海、

海族

海中之物。魚之族。曰把勒亞之魚。身長數十丈。首有大孔。孔噴水上出。勢若懸河。值海舶。昂首注水舶中。水滿。舶沈。制之以大木酒甕。投數甕。令吞之。則俛首逝矣。得之其膏數千斤。曰斯得白之魚。長二十五丈。性最良善。能保護人。或漁人爲惡魚所困。此魚輒往鬬。解漁人之困。故法禁人不得捕。曰薄里波之魚。其色能隨

物而變。附汚則垢色。附潔則布色。附於青則青。附於黑則黑。一曰仁魚。西志曰。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鬐觸兒。兒創甚死。魚亦悲罣觸石死。取海豚者。嘗以此魚爲招。頓網呼仁魚曰入。卽入。海豚亦與魚入。豚入旣。復呼仁魚曰出。魚卽出。而海豚悉登矣。一曰劍魚。其喙長丈餘。有齬。絕有力。能與把勒亞之魚戰。戰則海水盡赤。以喙觸船。船破。一魚甚大。長十餘丈。濶丈餘。目大二尺。頭高八尺。其口在腹下。有三十二齒。齒徑尺。頤骨亦長五六尺。迅風起則衝至海涯。一魚大且有力。值海舶則以首尾夾舟兩頭。魚動則舟必覆。舟人跽而訴之於帝。須臾解去。一魚如鱷。名曰刺尾而多之魚。修尾堅鱗。刀箭不能入。瓦石不能害。利爪鋸牙。水食大魚。陸食百物。魚遠近皆避之。然其行甚遲。小魚數百種。常媵行。以避他魚之吞噬也。其生子初如鵝卵。後漸長至

二丈。吐沫於地。踐之卽仆。因以取物。食之。口中無舌。開口獨動上齶。冬月則不食食。人見之却走。則逐人。人返逐之。則却走。其目入水則鈍。出水極明。見人遠則哭。人近則噬之。而其腹下鱗甲獨脆軟。畏仁魚。以鬐刺殺之。復畏乙苟滿之獸。乙苟滿者。鼠屬也。其大如猫。以塗澤身。俟此魚張喙。輒入腹。嚙其五臟而出。又能破壞其卵。復畏雜腹蘭。魚每竊蜜。養蜂家。種雜腹蘭藩之。卽弗敢入。雜腹蘭者。芳草也。有落斯馬者。四丈許。短足。居海水底。間出游水上。皮甚堅。刄不能入。額有二角如鉤。睡則以角掛石。盡一日不醒。有魚大如島。嘗有賈舶就一島。纜舟。登岸而炊。就舟解維。不幾里。忽聞海中大聲起。回視向所登之島已沒。蓋魚背也。有獸方身。翼能鼓大風以覆舟。其形亦大如島。而骨脆。有獸二手二足。絕有力。值海舶輒顛倒之。其小者有飛魚僅尺

許。掠水而飛。有白角兒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所向。輒先至。張口吞之。恒相追數十里。飛魚急。輒上人舟。舟人以雞羽。或白練。飄水上。置鈎焉。白角兒以爲飛魚也。遂至吞鈎。有航魚。介屬也。大僅尺許。六足。足跗有皮。將徙則豎半甲爲舟。張足跗之皮爲帆。乘風而行。有蟹。大踰丈許。其螯若戈。其甲覆地可臥如庳屋。有海馬。其齒牙荼白。而堅而理昔。可剖爲珠。以筭。有女魚。半以上則女人身。半以下則魚身。是其骨以下血病。亦可爲珠。有鳥宿島中。時決起飛海水上。海舶值之。則知有島矣。有鳥生海中。不知登岸。舟人欲取之。則張皮措鈎餌而浮之。鳥就食輒吞鈎。有鳥身有皮如囊如網。入水裹魚而出。人因取之。其最乖者。有一物。其形體耳目人也。毛髮膚爪人也。特指駢生如鳧。西海漁者捕得之。而進之於其王。王與之言不應。與之食不食。王憐而

從之於海。轉盻視人。鼓掌大笑而去。有一物如婦人。其身有皮。曳地如衣。終不可脫。二百年前。西洋喝蘭達之人得之。與之食輒食。亦肯爲人役使。見享祀耶蘇之符識。亦能起敬俯伏。但不能言。數年而後死。非鱗非介。豈裸虫三百六十中故有此類耶。將若出入火石之殷耶。志怪之書。多言人有藏墓中而不死者。其以人非人身。形幽攤之化。固不可一端而測其嘖也。洽聞記曰。東海有海人魚。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髮如馬尾。

海產

海中之寶。明珠。以則意蘭者爲最上。取海中蚌。罌之日中。曝之俟其口張。乃取口中珠。其色生生瑩瑩。大者光炤數里。剖蚌而出者。色黯無光。珊瑚出珊瑚島。初在海中眡之。色綠沈而質柔軟。樹上生白子。土人以鐵網取之。出水則堅。有赤黑白三種。色赤者其理紾而笞。白黑色者疏理而脆不可用。大浪山之東北。有水中礁。水涸

礁出。悉是珊瑚寶石。此皆往往而有。小西洋尤多。琥珀則歐邏巴波羅尼亞最多。西人言琥珀初出。從海島石隙流出。如沫入。水漸凝。嘗乘風潮湧泊。至淺水中。土人伺潮初退。以足探水底。得琥珀。即以足指拾取。其黃白者中國名爲蜜金。實即一類。然琥珀在漢賦已載其名。而抱朴子言松脂入地。千年作琥珀。今滇人市珀者。皆言得自松根。姑兩存之。龍涎香。黑人國與伯西兒兩海最多。大者望之如島。每爲風濤飄泊於岸。虫魚百獸。爭噉食之。西志或言有獸口中吐出。即爲龍涎。鹽皆煮海爲之。而亦有井中池中之鹽。近忽魯謨斯之地有山。純是五色鹽。鑿山石爲器。貯食物。則不復以鹽爲和。海草則太平海中。淺處徧生。一望如林。蔥菁可愛。

海狀

重濁下沈而爲地。水環附之。故地圓而水亦圓。隔數百里。水面穹如梁。遠望者不可見。登桅望之。乃見。其海中夷險。往往不同。惟太平海極淺。終古無大風波。大西洋極深。深十餘里。從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風有定候。可候。至四十五度以北。無定候。其尤異者。大明海東南隅。常有異風。變亂凌雜。儵忽庚二十四向。海

舶惟任風而行。風與水又各異道。如風從南來。水必北流。倏轉北風。而水勢相壓。未及趨南。舟莫適從。因至摧破。至小西洋。海潮汐甚大甚迅平地頃刻。湧數百里。海中大舶。及蛟龍魚鼈之屬。嘗乘潮入山中不可出。歐羅巴新增蠟利未亞大浪山亦時起風波。甚險急。至滿剌加海。不風而波。又不竟海皆然。惟里許一處。以次第興。後浪山立。前浪已夷矣。海上故多風。獨利未亞海。近爲匿亞之地。當赤道下者。恒苦無風。天氣酷暑。舶至此。人易生病。海濱不得揭。舶大不得楫。波流潮湧。泊至淺處。舟敗多在於此。北海則半年無日。氣候極寒。爰有氷海。海舶爲堅氷所阻。必伺東風解凍。乃得去。又苦海中氷塊。風擊成山。舟觸之立碎。赤道之下終歲常熱。食物水泉酒醪。至此色味皆變。過之即復如故。凡海中大率作綠沈色。惟東西二紅海。其色淺紅。或曰

海中珊瑚之屬。光景逆炤於外者。非水之正色也。而西域之小西洋。中國之會稽閩中。入夜則海水熊熊有光。汲之置暗室中。光炤一室。手濡之則光若自其手出。所謂陰火潛然者也。

海船

浮海之船約三等。其小者僅容數十人。以漁以郵。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舟腹空虛可容、自上達下、僅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使舟底常就下、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中、密閉其孔、復塗以瀝青、滴水不進、其操舟者、則綑縛其身于檣桅、任水飄蕩、因其腹中空虛、永不沈溺、船底又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運舟、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可容數百人。自閩粵以達小西洋。戰艦賈舶皆然。然在中國。亦稱艨艟巨艦矣。其大者上下八層。最下一層。鎮以沙

石千餘石。二三層載食貨淡水。其近地平板一層載人及重寶。地平板之外。則虛其中百步。以爲揚帆講武之地。前後各蓋屋四層。以爲貴人之居。而有閣道以通之。長年三老。篙工楫師。將士官府。星曆醫藥。百工之事。畢備而後行。一舶常千餘人焉。舶中列大銃數十門。以備不虞。其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長十四丈。帆闊八丈。鐵礮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舶總管一人。是西國貴官王所命。以掌舶中之事。與其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舶師三人。曆師二人。舶師專掌候使風帆。整理器用。吹掌號頭。指使人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曆師專掌窺測天文。晝則測日。夜則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以知道里。又有官醫。主一舶之疾病。亦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舶不畏風波。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舶上火禁極嚴。而西人來者。從歐邏巴各國起程。遠近不一。水陸各異。大都一年之內。皆聚於邊海波爾杜瓦爾國。里西波亞都城。候西商官舶。春發入大洋。從福島之北。過夏至線。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踰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見南極高三十餘度。又逆轉冬至線。過黑人國。老楞佐島夾界中。又踰赤道至小西洋南印度卧亞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風有順逆。大率亦一年之內。可抵小西洋。至此則海中多島。道險窄難行矣。乃換中舶。亦乘春月而行。抵則資蘭經傷葛剌海。從蘇門答剌與滿

刺加之中、又經新加步峽迤北過占城暹羅界、閱三年、方抵中國廣州府、此從西達中國之路也、若從東而來、自以西把尼亞地中海、過巴爾德峽、往亞墨利加之界、有二道、或從墨瓦蠟尼加峽、出太平海、或從新以西把尼亞界泊舟、從陸路出孛露海、過馬路古呂宋等島、至大明海、以達廣州、然從西來者尤多、西來之路、經九萬里、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託者、則指山島而行、至大洋中嘗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其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海舶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自不失一、

二人、舶師專掌候使風帆、整理器用、吹掌號頭指使人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曆師專掌窺測天文、晝則測日、夜則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illegible]險易、以知道里、又有官醫、主一舶之疾病、亦有[illegible]、貿易食物、大舶不畏風波、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舶上火禁極嚴、而西人來者、從歐邏巴各國起程、遠近不一、水陸各異、大都一年之內、皆聚於邊海波爾杜瓦爾國、里西波亞都城、候西商官舶、春發入大洋、從福島之北、過夏至線、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踰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見南極高三十餘度、又逆轉冬至線、過黑人國、老楞佐島夾界中、又踰赤道至小西洋南印度卧亞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風有順逆、大率亦一年之內、可抵小西洋、至此則海中多島、道險窄難行矣、乃換中舶、亦乘春月而行、抵則意蘭、經傍葛剌海、從蘇門答剌、與滿

刺加之中、又經新加步峽迤北過占城暹羅界、閱三年、方抵中國廣州府、此從西達中國之路也、若從東而來、自以西把尼亞地中海、過巴爾德峽、往亞墨利加之界、有二道、或從墨瓦蠟尼加峽、出太平海、或從新以西把尼亞界泊舟、從陸路出幸露海、過馬路古呂宋等島、至大明海、以達廣州、然從西來者尤多、西來之路、經九萬里、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託者、則指山島而行、至大洋中嘗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其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海舶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自不失一、

輿地全圖

輿地圖原是渾圓。經線俱依南北極爲軸。東西衡貫者。則赤道緯線也。總以天頂爲上。隨人所戴履。處處是高。四面處處是下。所謂天地無處非中也。宋人言天旋如磨。磨下許多粉子。凝結爲地。又言海那一岸與天相粘。皆屬管中之窺。行海者。測量于天。如行赤道南。見南極出地三十餘度。又進赤道北。見北極出地三十餘度。則二處正爲人足相對。其餘行度多寡。可類推矣。

地緯繫

宜天之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柔與剛。無柔則萬物之生氣不達。無剛則萬物之埴模不堅。天父而地媼然乎。陽親天而陰親地也。施本乎上。形凝乎下。本乎上。故首天。凝乎下。故趾地。首天而天不功。趾地而地不惓。仁夫。斯父母之德矣。

天圜地方。天玄地黃。天施地藏。變嚴相劑。樂哀

相將一陰一陽。萬物乃行。故陰之中。不得不相爲陰陽之中。不得不相爲陽。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星維化施。故土維天潤。雨露之澤仁。天地之交氣也。雩霽之澤戕。天地之偏氣也。雹者陽之專。曀者陰之積。故皆不爲功。

陽用以文。陰撝以武。凡可見者謂之陽。日月星辰。河漢雲霓。山川陵谷木石。凡可見者。皆天地之文也。萬物戴焉履焉。生焉成焉。易首文言。書首文思。文也者其天地帝王之心乎。甲兵脩而不試。刑措而不用。王者法天之德。常直陰於空處。於虖仁哉。

生陰莫如水。生陽莫如火。唫陰噓陽。以生萬物。莫如土。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辰者。土之精也。水火土之精氣奉於上。萬物仰焉。施於下則爲雲雷風雨霜露雪。以澹萬物。故土之用。茂矣美矣。水火之所徵兆。厥施大矣。

五行者。其猶五倫之行與。木火土金水木相生。慈父之道也。春之所陳。夏長生焉。夏之所生。盛夏成焉。盛夏所成。秋斂凝焉。秋之所斂。冬收精焉。冬之所藏。春發陳焉。孝子之事也。相制相奉。君臣之義也。相配成功。夫婦之紀也。春少陽以作。夏老陽以訛。秋少陰以成。冬老陰以易。長幼之序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用事者不怠。並作者不爭。朋友之志也。君子法之。則爲有行人矣。

木之副在仁。君子以立喜而作肅。火之副在禮。君子以達樂而作哲。土之副在信。君子以致懼而作聖。金之副在義。君子以鋪怒而作乂。水之副在知。君子以立哀而作謀。故曰五行者。五行也。五行之行于天下。猶五行之不可偏廢于人也。

釋曰地水火風。西志曰。水火土氣。經世書亦置金木不言。其說曰。金木不能有磅礴變化之權。

固也。然風生於氣。氣本於水火土。春風至則萬物達。秋風至則萬物堅。非金木之氣之徵乎。蓋陰陽之道。必者不敢明其功。故仁義之德大。而金木之用藏。

凡天下生麥之地五。生稻之地四。生黍稷菽蔬蓏之地一。生金之山一。生木之山九。中國之州九。寰海之州五。此人類之所生也。飲食衣服之所出也。利害之所起也。聖人因其理而爲之紀。萬類安焉。神明出焉。古之得此道以臨天下者。庖犧氏神農氏有熊氏陶唐氏虞氏。

凡地緯。地物之號從中國。天而天之。地而地之。宅其宅。田其田。人其人。大鹵之爲太原。失台之爲濆泉之例也。邑人名從主人。雖然聲萬不同。孰重九譯而辨之。所傳聞者。其不無異辭矣。何聞。聞之西土之人。西土之人信乎信。何信乎西土之人。曰。以其人信之。其人達心篤行。其言源

源而本本。然則無疑乎。邑人名。吾無所疑乎。爾。怪物之若山海經也。奇事之非常所見。疑則傳疑。左氏之錄鬼神變怪。太史公之好奇。此蘇子古史之所瑩矣。

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獨名緯者何。曰天之道。經者主緯。地之道。緯者主經。剛柔之義云爾。

中國之地脈。北方宗于華。南方宗于衡。子思之言地也。獨稱載華嶽而不重。豈不以其爲嵩岱常山之宗哉。水經以霍山爲南嶽。蓋本漢武帝封禪。憚衡遠而霍山在廬江。頗近長安。乃益封爲南嶽耳。夫衡嶽者。帝俊之所南巡也。霍豈衡匹哉。韓愈曰。南方之山。巍然高且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韙矣。一曰。九嶷之山。南幹之宗也。在以極。則地之廣輪測矣。在以日。則地之寒暑測矣。

革者。盡其詞也。已者。盡其詞也。易曰小人革面。詩曰亂庶遄已。變而之善。故盡其詞也。變而之不善。則不盡其詞也。稍者。迎其將來也。一曰稍者。抑其將來也。變而之善則迎之。之不善則抑之。君子之于姤也。慎其詞。于復也。慎其詞。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其春秋之義哉。春秋之事也。記事則詳內而畧外。若云義也。王者無外。古者五服爲王臣。四裔爲王守。島夷流沙。瀘人濮人。尚書所載。豈有外哉。戎狄而中國。斯孔子中國之矣。故曰詳內而畧外者。春秋之事也。內陽而外陰者。易之幾也。

封箕子于朝鮮。不曰封箕子于裔也。封太伯于吳。奈何弃其懿親。以爲蠻裔君長乎。故春秋之外吳也。爲僭王也。黃池之會。吳子槩槩致小國以尊天王。春秋書曰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子子乎哉。吳進矣。穀梁子曰。吳子進乎哉。遂子矣。

傳曰。山川爲祐。秀氣爲人。夫秀氣之行于天地也。非得剛犅之氣。以凝斂之。則其秀不聚。故良珠胎蛤。良玉隱璞。聖人生剝。華夏表裔。

井巴者。利未亞之戎也。紅毛者。歐邏巴之戎也。羌戎者。中國之戎也。其山川風氣以取之。雖然。不知非是。不知思慮。曷不可睢睢于于。野鹿而標枝。其剽悍禍賊者。習也。非天之賦然也。

經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緯于外大惡不書。小惡書。異乎哉。春秋之外。其國之外也。所見也。所聞也。大惡必書。所以傳信。昭王者之憲。不可失也。緯之外。中國之外也。所傳聞之詞也。喪服以爲哀。墓樹以爲掩。而君子猶有終天之憾。犧牲以爲祀。衡生以爲養。而君子猶有庖廚之遠。吾怪乎所傳聞者之有異詞焉。君子聞人善則信之。聞人惡則疑之。而況其大者乎。竊附于子不語怪之義。

辨宗論曰。華民易于見理。難于受教。裔人易于受教。難于見理。誠哉是言也。囘囘之多行貪狠。遷乎其地而不敢爲葷。西洋之獨行廉貞。守乎其說而不能爲通。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西土曰。耶蘇。上天之宰也。噫非達人其勿輕語于斯。

中國之政教。合者也。然以政行教。西國之政教。分者也。然以教爲政。天爲之乎。人爲之乎。抑地勢然也。天因地。人因天。儒之道。其盛矣乎。士者農者。工者商者。皆儒之人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儒之事也。夷夏之無此壃爾界。皆儒之境也。耶蘇之學。儒之分籓也。老氏之術。儒之權教也。

謂三代以後。道統在下也。則我太祖之功之德。巍巍乎其幾無間然矣。謂孟軻沒至宋而冀得其傳也。則董仲舒韓愈之卓然

獨立。吾必以爲聖人之徒之功首矣。謂從祀止于講論之儒也。則諸葛亮之忠貞。宋璟韓琦之方正。文天祥之從容成仁。徐達之寬明輔運。在聖門十哲之流亞矣。

千古幅員之大。其惟我　明乎。荆揚當九州之半。而禹貢裔土視之。三代要服荒服。來去靡常。漢取閩越朱崖。不能用其民。至舉江淮之民實閩越。而終弃朱崖。張騫之奉使絕域。亦卒不能外盡地界。隋唐號稱强盛。然朱寬有不譯之都。顏師古有未圖之國。宋微甚。元雖統一。而倭奴諸國。終元世不貢。且冠帶之民。淪矣我　明太祖不階尺土乃克復燕雲于日月。闢越裳以西南。東漸于海。履及河源。洪武永樂以來。梯高山。航大海。朝貢者。無慮數百國。而歐邏巴人。絕九萬里來　闕下。大地圓體。始入版圖。於都盛哉。夫幅員者。盡地之圖。以爲幅也。非今日而

孰能當此大名者哉。

古者天子之均天下也。邦畿之外。爲侯甸男采衛要。九州之外爲蕃國。以定四民。以同貫利。敷天下之民。各安其業。美其食。無歎息愁恨之聲。然猶戰戰兢兢。動色于忘遠之戒。卽不貴異物。不勤遠畧。乃職方懷方之制。委曲繁至。備哉燦爛。豈不爲神明之式者哉。說者猶以旄人縣四夷之樂。司隸帥四翟之兵。疑于長耳目之眩。伏

肘腋之虞。噫是乃先王之所爲深長思矣。夫聞見不入者。思慮不出。深宮之中。未知稼穡。爲之籍田三推以勤其體。天極之居。未知彖遠。爲之旄人司隸。以儆其心。備其勸戒。制其限數。豈可與漢安帝之西南夷樂。漢宣帝之金城處降夷。同日論哉。明興置十三館。凡四夷之館、十有三、朝鮮、琉球、日本、暹羅、安南、滿剌百夷、韃靼女直、委兀兒、西番、回回、占城、以處貢夷。厚往薄來。海外慕義。且令各邊修守戰之備。崇勿追之

訓。而香山市舶。貫利同于遐方。豈不亦八荒爲門闥。萬國謳謌者乎。余故遡之古始。稽之實錄以周知其爵賞之事。用兵之利害。徵之十三館之籍。以紀其方貢考之象胥之傳。詢之重譯之語。以在其地域廣輪。人民財用。穀畜物產數要。與其土風之漸濡。聲教之被服。具而論之。以張明德之盛。世之覽者。理經比緯。於以股肱郅隆。尚亦有攸濟焉。

LIBRARY OF CONGRESS
0 006 913 749 0

地緯
格致草

ORIENTALIA
CHINESE
V
F200
H86

V
F200
H86

4